

南  
唐  
書  
注





南唐書注卷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後主本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

后鍾氏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

其有奇表從嘉避旤惟覃思經籍僧文瑩湘山野錄曰

怨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

知國勢危削自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

著雜說百篇以見志山谷題跋曰觀江南李主手改

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

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

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

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五代史曰為人仁孝馬書

曰少聰悟喜讀書工書畫知音律五國故事曰有辭

藻善筆札亦有慧性宋史藝文 歷封安定郡公鄭王

志後主有集十卷又雜說二卷

河上三

嘉業堂校刊

馬書淮上兵起為神武軍都虞候沿淮  
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  
文獻太子卒徙

吳王五代史曰自太子冀已上五  
子皆早卒煜以太子封吳王  
以尙書令知政事居

東宮江南野史曰周世宗怒不割地帥眾將渡江征建  
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眾獵於野歎曰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元宗十九年立為太子元宗南  
止嗣主聞之因立為後

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唐餘紀  
傳曰張

洎始筮為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諡宣武洎  
上書謂世子之職在問安侍膳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

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覘知中主猶銜弘冀專殺事其  
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諡曰文獻洎由此遂為

中主所識拔登朝以文學授館職累擢中書舍人北苑  
有清輝殿洎與徐遊為學士登心堂建亦預機密於其

中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所趨馴異情好頓衰  
佑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後佑抵罪死洎

頗有力焉江南內附貢奉事興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  
卿喜其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

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去之喬歎惋  
自縊死後主北遷洎隨入朝太祖責曰汝教李煜不降

使至今日因出泊所草召援兵蠟書示之泊謝曰書實臣所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為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請用為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泊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即以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泊聞之為少屈然以巧宦竟至參知政事泊初為寇準所薦奉準甚謹繼知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其險誠如此至道三年病卒宋史曰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洎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洎滁州司法椽泊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宣武泊議以為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為稱旋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泊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即薦泊為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歲滿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泊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泊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泊獨得預為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泊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



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  
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  
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泊攜妻子及橐裝自便  
門入止宮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  
氣絕泊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即死又  
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  
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  
城日泊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泊頓首請罪曰  
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  
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  
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  
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  
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  
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  
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泊求見廷辨上以其儒生不責以  
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  
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  
臣言事泊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爲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諡忠懿泊時判考功爲  
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爲  
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  
夷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不可稱龍

位不可為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  
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於天壤處崇高  
之富貴絕繼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諡  
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  
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  
若勵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  
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  
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夫九三為諸  
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為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  
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  
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  
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  
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  
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  
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一無目牛之  
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  
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似擅改公奏罔  
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  
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似學識甚淺數陳無實尚  
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遷為太僕少卿  
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  
修撰判集賢院事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

人修正入閣舊圖泊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  
 泊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署謂侍從供奉  
 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  
 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先入起居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  
 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  
 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  
 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  
 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  
 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  
 遇陰霽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  
 事即特開延英以對或夷蠻人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  
 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  
 而起聽天下之政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  
 焉亦聖人之謀訓儻君父過勞於上臣子緘默于下不  
 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  
 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  
 陰霽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  
 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人貢勳臣歸朝亦特  
 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人不報時上令  
 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泊得之上表  
 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羣臣上章獻文朕無  
 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



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  
語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  
得爲之故事赴上曰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  
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  
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爲榮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  
顧之語眾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尙苦學江東士人  
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  
郊祀覃慶遂改焉俄奉詔與李至范杲張昞同修國史  
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  
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  
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  
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旣而易簡罷卽以洎爲給  
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年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  
考功爲吏部官屬準每冠帶侯準出入於省門揖而以  
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  
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  
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  
知其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  
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  
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煜  
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益準

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先率百萬眾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瑤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其為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許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語之曰卿所陳朕不能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語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辨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幾洎宿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踏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為京官洎風儀麗落文未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疊疊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旬

索之煜以白金頭面器與泊泊尙未滿意時潘慎修掌  
煜記室泊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疏之煜  
子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泊曰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  
人有言仲寓蒲博如故泊遂與之絕交及仲寓死鄂州  
葬京師泊亦不赴弔與張泌議事不協遂爲仇隙始以  
從父禮事泌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  
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內侍裴俞副之上覽  
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泊慙  
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沾倚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  
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  
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泊有文集五十卷行於  
世職官分紀曰張泊與蘇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  
易簡秉政泊旦夕攻之既而易簡罷以泊爲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泊掌考功爲吏  
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泊夙夜  
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於角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  
重之因召與語泊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遂  
兄事之極口誇泊於上上漸欲進用又知其疑之江表日  
多讒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潘佑泊預謀心疑之又  
詔尹熙古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煜忿  
佑諫說太直爾非泊也自是洗然遂擢用益準推挽之  
也既同秉太政準亦忌之泊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



準無所參預王公四六話云張洎參政事江南後主時為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為

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

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儒林公議曰太祖既下江南

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

問曰朕何如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

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又洎有賜

第在金陵至道主奏牋六月元宗殂太子嗣位於金陵

中捨為壽寧寺五國故事作七月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南唐近事

二十九日襲偽位宋初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惡之及赦境內尊鍾后

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徙信王

景邊為江王從信為文陽郡公從度為昭平郡公從度

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

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

中書侍郎馮延魯如京師奉表陳襲位

宋史表曰臣本於諸子實媿非

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

徒因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

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平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

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

罰遂玷纘承因顛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

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

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

及陛下顯膺帝錄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炤臣既

嗣宗祐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

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

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壽況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

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

得從安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弊土近似深讐猶恐

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

結覺嫌撓干旒展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

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

安危懇貢金器二千兩銀器

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

二萬兩紗羅絹絲三萬匹

詔馬書曰七月罷諸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

注曰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

六

公吏之擾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金陵新志曰賜絹三

千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金陵新志作王仁贍來賀襲位

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

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

水戰馬書是年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史黃延謙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度使中

書令晉江王劉宋史作留從效卒五國故事曰劉從效泉州

安張漢恩陳洪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

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建

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效

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

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

歲從效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

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亡名請入省疾而從

效危篤乃以關路之從效死眾立張漢思為帥以洪進



副之使王亡名出守漳州不聽又遣戍莆田亦不聽因  
使眾擊之垂困送同安縣羈縻之未幾而斃泉州府  
志曰留從效仕閩主王氏為本郡神機指揮使天德二  
年朱文進竊國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殺紹頗迎  
立王繼勳為刺史王延政降南唐從效劫繼勳入建康  
自領留後嗣主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又王  
氏滅汀建歸南唐而福州為錢氏所有從效以海濱之  
州介於江廣吳越三國之間雖稱藩南唐實自雄據一  
隅彼雖環視莫敢議者先是妙應大師黃涅槃者識云  
先打南後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國既而清源果無干戈  
之擾乃從效姓名所應建隆開封鄂公後以病亟乃令  
從弟從口齋符印出授統軍陳洪進乾德二年朝廷命  
康延澤來建平海軍特加洪進太傅泉州刺史初王潮  
剽略草間盡有閩地弟審知襲位而審知又能喜儒招  
賢亦一時之傑劉從效有意雄據一方陳洪子紹鑑自  
進見幾而作納款天朝保其令名榮矣哉

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推金陵副使張

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金陵新

月遣翟如璧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志曰七  
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綺綾羅一萬匹

太祖放降卒于

人南還

馬書七月旬容尉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慰喻召為監察御史江表志曰後主

即位初張泌上書曰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

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泌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

書陛下臣聞行潦之水徒善利而不廣斗筲之器固大

受而莫容雖欲強其所弗能亦不知其量也當陛下纘

服不圖嗣臨寶位百姓疑視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傾聽

望德音而竦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已納隍將敬承天

恩以布新命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貢干慮一得之言於

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仁重華承聖雖疆里褊小而基

構引遠矧賢智左右前後比肩繼踵以導揚丕命致康

休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然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

用老馬豈重人踰伯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

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於是申旦不寐齋沐仁思

以聞庶裨陛下維新之化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

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盛於神孫歷載三百

不祚中否烈祖紹復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

明降年不永焦勞癯瘠奄棄萬戶民既歸仁天亦輔德

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吳邸而庶事康庶事康  
而四方理升儲位而納百揆百揆納而黎民變當大行  
修巡狩之禮陛下應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  
若秋霜澤如時雨泊宅憂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近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安矣及卽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進諫臣除收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而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於痛哭流涕之辭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拂聖德允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克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載大兵之後鄰封襲利之日國用匱竭民力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臣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知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銷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昧死言之夫人君卽位之始必在發號施令非秉漢文帝之心以政究人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綜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日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日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日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日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日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日均賦役以安黎庶七日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日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日節用以行克儉十日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



載之衰敗纖介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為密取舍之機  
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培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  
聽好下士以通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  
治臣不信矣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書曰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君人  
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  
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雖百穀之仰膏雨不足  
喻焉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於漢臣幸承勳  
緒忝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為宗伯由文章而  
進詩待詔於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才之化聖  
鑒不遠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復優游義府默  
然無辭則媿然而有覲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  
泌誠惶誠恐死罪上言御批云古人讀書不祇謂詞賦  
口舌也委質事人忠信無隱斯可謂不辱士風矣况朕  
纘承之始德政未敷哀毀之中知慮荒亂深虞布政設  
教有不足仰副民望泌居下位而首進儻論觀詞氣激  
揚次搜覽十事煥美可舉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終卿無  
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  
日按馬令書江表志俱作張泌惟唐餘紀傳以為張  
洎唐餘紀傳係明人作馬書江表志為南唐人作南唐  
人見南唐時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京師馬  
事為確俟考

是年以神武統軍朱業為寧國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為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佑卒以江州何洙為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為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南唐別記曰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

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趙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江南野史曰後主三年有兩

日相觸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月太祖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宋史曰後主每聞朝廷有克捷及嘉慶事必遣使犒師修

貢其大慶節更以買宴為名別奉夏四月泉州副史陳珍玩為獻吉凶大禮皆別修貢

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與洪進為節度使五國故事曰初劉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為其大將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郡且請

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為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有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

進率子弟徑入署取其符印而廢之送家莊洪進因請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觀改授徐

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觀改授徐

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觀改授徐

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  
終贈中書令諡曰忠順  
秋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

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

其故土  
宋史曰詔後主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金鬪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命渡江  
金陵新志

日十一月煜貢賀南郊禮銀一萬  
兩絹一萬匹賀冊尊號絹萬匹  
十二月國主表乞罷

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馬書是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

尚書省遷  
右僕射

乾德二年  
金陵新志曰二月煜貢助安葬銀一萬兩綾絹各萬匹別貢銀二萬兩金器龍鳳茶酒器

數百  
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

後銅錢遂廢民閒止用鐵錢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

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  
馬書曰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

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



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  
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  
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謨誅遂  
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不  
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踊民復盜鑄頗多  
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眾至末年銅錢  
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  
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  
燕翼貽謀錄曰江南李唐舊用鐵錢因韓熙載建議以  
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鐵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  
南末年鐵錢十僅值銅錢一江南平民閒不肯用遂廢  
之太平興國二年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爲農器以給江  
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江南野史云  
初嗣主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  
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僅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  
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  
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  
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眾而不  
止如陶岳貨志錄曰韓熙載請以鐵爲錢其錢之大小  
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於舊錢稍大  
而輪郭深闊既而鐵錢大行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  
公私便之案此與眾說不同

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

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

中書官莅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

博務禁商旅過江宋史曰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

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采是歲以江南

薦饑特弛其禁昭陽李清曰宋史既載是年弛禁陸

書又載是年設禁恐以追述往事為今事耳 九月立子仲寓五代史為清源

郡公仲宣五代史作仲儀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宣卒國后周

氏已寢疾哀傷增革亦卒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

丕來弔祭宋史曰丕字齊物相州人南唐國后卒遣丕

閣賦詩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馬書是年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

乾德三年馬書曰春葬昭惠后於懿陵金陵新志二

月煜貢長春節御衣二襲金酒器千兩錦綺

綾羅各千匹銀器五千兩十四日又貢賀收復西川銀五萬兩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

續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馬令

書葬光穆后於順陵冬十月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祭馬書

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召南

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

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馬書在開寶二年又云是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

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

開寶元年玉壺清話曰主遣韓熙載入朝聘謝熙載歸與主曰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仍在魯分

今晉王鎮兗海料非久必作太平中春三月戊申以樞國之主願記臣語時乾德丁卯歲也

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玉壺清話曰主有異見人之休咎死生皆先見之湯悅仕為祕校主

受禪用為學士一日謂悅曰近覺卿神彩明煥精芒中  
發得非有遇乎悅不敢隱曰臣數日前夙興頽面流星  
墜盆中驚異之際將掬之星飛入口餘無他遇主曰卿  
之貴異他日無比者果事三朝後歸朝為太子詹事入  
十餘卒馬書曰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  
諱改姓湯悅常撰揚州孝先寺碑周世宗親征淮南駐  
蹕於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崇義入貢  
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崇義特  
為典瞻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  
皇朝奉太宗皇帝敕撰江南錄十卷自言得陳壽史體  
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正張侍郎泊直舍人院四公皆江  
南文士也馬書又云以禮部侍郎湯悅為門下侍郎  
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  
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天  
下名勝志曰文圭小字桂郎卜居九華潛心苦學所用  
墨池底為之穿赴舉時途遇一叟熟視之曰君口可容  
拳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乾寧中及第為  
裴樞宣諭判官城南殷邨宅墓俱存子行義幼時見星  
墜水掬而吞之白是文思日奇仕南唐宰相後隨李主  
歸宋遷光祿卿避諱改姓名為湯悅奉敕撰江南錄十



卷今城東五里相公墩是其讀書處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

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按是歲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漢亡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

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江南野史曰至秋方沒二日相觸馬書是年中書

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

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金陵新志曰七月煜上言占城國使人貢

道出臣國遺臣犀角一株牙二株白龍腦三十兩蒼龍

腦十片乳香千斤沈香三千斤煎香七千斤石亭脂五  
十斤白檀百斤紫礦五十斤荳蔻二萬顆龍腦三斤檳  
榔五十斤藤花簞四領占城孤班古縵二段閣婆禮偃

鸞國古縵一段閨婆沙鵝古縵一段繡古縵一段繡水

織布五匹沙鵝錦繡古縵一段以其物來上詔還之煜

以邸院稍乏贍供將茶二十萬斤納於建安軍稱江南

詔給價錢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賀

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宋史曰煜以將郊祀遣從善來貢

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

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詔呼名

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馬書是年

夏四月齊王景達卒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

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馬書作內侍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

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一作藝文院樞密院為光政院

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

宋初金陵殿闕皆設鴟吻元宗雖臣於周猶如故後主



立遇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

弟封王者皆為公從善楚國馬書作南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

國內史舍人張泌唐餘紀傳曰張泌毘陵人後主朝仕為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貶損制

度改內史舍人泌隨後主附宋太宗朝任史館一日問

日卿家每食多客敘談何事必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

乏食臣累輕俸優常過臣飯然止茶羹耳明日太宗遣

伺之果然仍皆陶器嘉其不隱遷官郎中人稱茶羹張

家宋別史曰泌官河南每清明親詣後主墓於北邙

哭甚哀李氏子孫陵替者分捧瞻之宋史李昉傳曰

昉雅厚張洎而薄張泌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誣之而

泌朔望必詣昉或問泌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必

日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

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泌多遺才國主命洎考

南唐近事曰揭榜之前夕有程

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綸等五人南唐近事曰揭

員者夢人報己與王倫等五人及第員驚喜詣省門遇

楊遂張觀曾覲謂曰榜在雞行街何忽忽至此即寤聞

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必任私命張洎覆試再放  
王倫等五人乃知洎雖矯必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  
癸酉附榜則雞行之應也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為泰

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

國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宋疾病

不能朝而歸

宋史曰是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  
為常又貢米麥二十萬石 五代史曰後

主常快快以國蹙為憂日與  
臣下酣飲愁思悲歌不已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

曾鞏隆平  
錄曰盧多

遜懷州人父億有操行仕至少府監周顯德末登進士  
第開寶中累擢參知政事九年拜相多遜博涉經史善  
伺人主意太祖每遣取書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視詰朝  
問書中事應答無滯上益寵待為翰林學士時屢於上  
前毀趙普及在相位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為所抑普再  
相廉知多遜嘗遣親吏交通秦王廷美因發其事追削  
官爵并其家配崖州卒於配所初王祐知制誥多遜欲  
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怒出祐

知華州及多遜敗明識士大夫服補有識云別史曰  
多遜艤舟宣化口使白國主以朝廷修天下圖經獨缺  
江東為言國主令錄一本送之因得十國主聞太祖欲  
九州屯戎遠近戶口多寡遂有用兵意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  
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  
李平厚國主以為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  
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閣門使

梁迴來使

宋史曰梁迴博州聊城人少為吏部小史周世宗在藩邸日得給事左右及嗣位補殿直

改供奉官四遷至左藏庫使太祖將討西蜀以迴監秦州戍兵蜀平改監霸州兵轉宮苑使從征太原還會命蜀州刺史聶章為沁州兵馬部署以迴監其軍無何并人入寇迴與閻彥進同率兵擊敗之以功遷東上閣門使開寶五年命為廣南道兵馬都監兼諸州巡檢八年奉使江南迴素貪冒外務矯飾初若嚴毅不可犯雖饋



食亦不受江南人頗憚之既而奉以貲貨殆直數萬緡  
迴卽大喜過望登舟縱酒繼日宴樂及歸戀戀不發人  
多笑之暨王師伐金陵命迴與潘美劉遇率步兵先赴  
荆南且以迴護行營步兵及左廂戰擢與吳人戰采石  
殺獲甚眾江南平以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宗卽位判四  
方館事領禁軍戍澤州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命往  
淮泗迎勞夏汴水大決詔迴發畿內丁男三千護塞汴  
口四年征太原以迴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督軍攻  
城中流矢四車駕還命與孟玄喆崔翰率兵屯定州以  
功遷引進使五年受詔與潘美城并州於三交及築緣  
邊保障七年李繼遷寇邊以迴領兵護銀夏州八年召  
歸授唐州防禦使令赴職雍熙二年繼遷誘殺都巡檢  
使曹光實乘勢數寇邊復召迴爲銀夏都巡檢使起邊  
捍禦之三年夏卒於銀州官舍年五十九迴性麤率尤  
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鎮及來朝便殿宴翰林學士  
皆預坐開寶中迴爲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  
安用此輩預坐自是罷之至淳化中翰林學士蘇易簡  
白於太宗始復預焉大中祥符八年錄迴子廷翰爲奉  
職

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

不答

江南野史曰初流言其謂北使竊伺後主餞送  
入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敢登使者船九



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

王稱東都事略曰李穆字孟

言好學博聞酸棗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謂人曰觀

李生材器他日必為卿相昭素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

授之舉進士調郢州判官周世宗即位博求文學之士

近臣薦其才拜右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太祖

既平蜀以穆通判洋州徙陝州坐輸田租於西京失期

免官又坐所舉吏有罪去前任久之召為太子中允尋

以右拾遺知制誥穆文學操履為太祖所知太祖嘗謂

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曰穆臨事不以

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乃遣使李煜諭令入朝

煜辭以疾穆曰朝與不朝惟自處之朝廷繁富甲兵精

銳恐不易當耳太祖聞其言以為要切太宗即位累遷

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降司封員

外郎太宗惜其才尋命之殿試考較見其形容甚癯憐

之謂曰憂畏所致耶穆流涕太宗為之動容命復故官

擢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左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

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

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不食肉

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太宗深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

有主三

五

尙書諡曰文恭穆子行簡以父任爲將作監丞不樂仕  
進家居二十餘年真宗聞其賢行卽其家拜太子中允  
致仕遷太常丞而卒羅延平尊堯錄曰太祖嘗擇官  
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  
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  
以生死易節所謂仁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  
無以易穆者遂遣之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圓丘  
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  
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  
已玉海曰先是李煜外示恭儉內懷觀望太祖慮其難  
制遣李穆諭旨召赴闕果稱病不朝而全葺城壘教  
習戰懼爲自固之計時太祖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隆  
平帝怒命彬等進討

錄曰曹翰魏郡人少爲郡小吏周祖鎮鄴奇之以隸世

宗幕下世宗鎮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府翰猶在澶淵

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爲冢嗣不侍

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

決卽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

千數在正陽旣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懼其

平

過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世宗不加責乾德中伐蜀以  
翰帥荆襄鑿山開道商旅以濟又詔兼領曹彬劉延讓討平  
不乏蜀平全師雄擁眾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延讓知賊欲  
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不集而潰  
三鼓復攻城誠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眾不集而潰  
遷蔡州團練使從征太原會河決詔翰董役指日而訖  
事後復有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  
煜將有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  
億萬計偽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闕下詔從其請因  
調巨艦十百同所得以歸朝廷涵容不加詰問錄其功  
授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  
翰兵東隅有卒得解以獻翰謂諸將曰解水物而陸居  
非其所也又能行不能進則城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  
乎卒如其言師還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未行詔  
翰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  
虜地授五騎以五色旗為斥埃如遇寇則舉白旗之類  
又起烽燧於境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鎮居  
數歲汝陰令孫崇訟其不法鞫得實削奪官爵送登州  
久之復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咸平初賜  
諡武毅翰天資殘忍貪冒多智數喜誕妄飲酒至數斗  
不亂對上奏事雖數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  
十條皆默記不少差



東都事略曰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  
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  
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牙將周  
太祖貴如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  
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卽行不受  
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  
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強  
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宋  
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寇太祖伐蜀以內  
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  
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仁恕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璽  
書褒之蜀平王全斌等不恤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眾十萬彬  
復與光毅破之於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王  
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  
屬吏而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  
勸天下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  
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  
太祖將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至圍柏谷降賊將  
陳廷山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軍由荆南



順流而東破峽石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  
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鷺洲  
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  
萬計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  
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冀煜歸服使人諭曰事勢如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  
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安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  
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  
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  
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  
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  
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勝子進稱奉赦江  
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  
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  
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  
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  
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繼元未平姑少待之既  
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  
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  
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  
軍節度使曹濟陽武惠王行狀曰江南官吏親屬有  
爲軍士所掠者王卽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

妻女振乏絕恤繇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邵氏聞見錄曰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益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晉公談錄曰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取令勘劾洎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伏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委彼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爲穩便所以一同伏罪太祖曰卿旣欲自當罪又

安留此文字曰臣初意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令老  
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聞兒前錄曰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  
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  
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  
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  
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  
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  
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  
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  
日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  
舉而下則二邊之患獨我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  
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  
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  
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  
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  
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  
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  
無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  
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  
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



神武所以用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宋史曰李漢瓊河南洛陽人曾

祖裕內殿直周顯德中從征淮南先登遷龍旗直副都

知改左射指揮使宋初再遷鐵騎第二軍都校領饒州

刺史遷控鶴左廂都校領廬州刺史改登州團練使轉

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融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虞

候領洮州觀察使王師征江南令領行營騎軍兼戰權

左廂都指揮使自斡春攻岐口若斬首數千級獲樓船

數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巨艦實葦其中縱

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

火攻其水砦拔之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度太平興

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攻其城  
都部署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  
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  
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  
子上乘之尊所宜輕往乃止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轄  
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於蒲城大敗之逐至遂  
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車駕幸大名漢瓊上謁陳邊  
事稱旨命為滄州都部署加賜戰馬金甲寶劍戎具以  
寵之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萬兩月餘卒年五十五贈



中書令漢瓊性木強使酒難近然善戰有功無子弟漢  
贊漢彬太平興國初漢贊補供奉官嘗監高陽關平戎  
軍乘傳衢婺二州捕劇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殲焉累仕  
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漢彬至禮賓副使  
賀州刺史田欽祚宋史曰田欽祚穎州汝陰人父令方  
有美色令方私之邊庭不勝忿會陝西三叛連衡關輔  
間人情大擾邊庭率其徒數人夜縋入州解害令方因  
掠郡民投趙思縮至潼關與守關使者戰遂敗散朝廷  
錄欽祚為殿直改供奉官周世宗征淮南為前軍都監  
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浹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令  
督修澶州城淮人寇高密刺史王萬威求濟師命欽祚  
領州兵援之既至圍解宋初遷閭門通事舍人乾德二  
年冬討蜀為壯路先鋒都監令乘傳往來宣達機事孟  
昶降奉捷書馳奏遷西上閭門副使蜀土寇亂又遣欽  
祚率師討平之四年春并人寇樂平從羅彥環拒之獨  
以所部三千人破寇擒副將一人俘獲甚眾以功遷西  
上閭門使開寶二年又與何繼筠破賊兵於石嶺關領  
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使三年契丹寇中山以欽祚為定  
州路兵馬都部署與戰遂城自旦及晡殺傷甚眾欽祚  
馬中流矢踣驕士王超授欽祚以馬軍復振敵解卻朝  
廷將議討江表遣欽祚覘之還奏合旨江南所得寶貨

直三千萬悉以賜欽祚會興師首命欽祚與曹彬李漢  
瓊率騎軍先赴江陵就命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軍兼  
左廂戰擢都監領兵敗吳軍萬餘於溧水斬其主帥李  
雄等五人擒裨將二人進圍金陵為南面攻城部署既  
平以功加領汾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引進使為晉  
州都鈐轄太原驍將楊業率眾寇洪洞縣欽祚擊敗之  
斬首千餘級獲太原馬數百太宗賜欽祚白金五千兩令市  
宅四年從征太原護前鋒騎兵屯石嶺關以扞契丹欽  
祚性剛戾負氣多所忤犯與主帥郭進不協進戰功高  
屢為欽祚所閉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所受月俸芻粟多販  
鬻欽祚但閉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所受月俸芻粟多販  
鬻規利為部下所訴責授睦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為  
幽州西路行營壕砦都監六年秋改房州團練使逾年  
又改柳州嶺外多瘴氣因邁疾累表乞生還闕下上憐  
之遷郢州團練使在郡二年人覲欽祚見上涕泣不已  
以為銀夏綏宥都巡檢使俄召還會征幽州命欽祚與  
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為排陣使時欽祚已被病受詔不  
勝喜一夕卒欽祚性陰狡尤不喜儒士好狎侮同列人  
多惡之子承誨仕至供奉官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  
閣門祗候承說至崇儀副使南命美為昇州道行人朝  
廷議征江

南東道節度使潘美

宋史曰潘美大名入朝廷議征江  
南命美為昇州道行人營都監與曹

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提曉果數  
萬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  
大軍隨之江南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江南人以戰  
艦二十餘鳴鼓沂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戰艦又破  
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  
懼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江南人果來攻砦不  
能克進薄金陵危甚夜遣兵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  
大敗之金陵危甚夜遣兵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  
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我師美  
城百道俱進金陵平累官檢校太師加同平章事侍衛  
**步軍都虞候劉遇**宋史曰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有  
膂力周祖鎮大名隸帳下廣順初補  
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使俄領漢  
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夔州團  
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改領蔚州防禦使開  
寶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領  
步軍戰擢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  
破之擒其將朱令斌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錄  
功加領大同軍節度使車駕雲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  
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信軍節度四年征太原與史珪  
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  
觀察使五年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幽州行營都部



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鎮滑州  
晨興方對客足有灸瘡痛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  
遇卽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  
餘乃差遇性褻謹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  
熙二年卒年六十六  
贈侍中歸葬京師  
東上閣門使梁迴率師水陸並進

王海日開寶七年九月十九日丙寅命山南東道節度  
使潘美領州團練使曹翰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翰瓊賀州刺史田欽祚步軍  
都虞候劉遇等同赴荆南十月二十三日丁亥又以吳  
越國王錢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三十日  
甲辰以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馬軍戰權都總管潘美爲  
都監曹翰爲先鋒  
都指揮使以討之  
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國主

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銀二十萬斤  
宋史作茶二十

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  
金陵

新志作五千貫御衣金帶金銀器用數百事築城聚糧  
又貢銀五萬兩絹一萬匹以王師傅城來告

大爲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  
玉海閏十月己酉曹彬收峽山寨殺江南羣八



百人獲王仁震等遂克池州  
馬令書曰池州主將戈  
彥棄城走宋史曰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  
舉仕李煜為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  
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  
而不殺都昌縣志曰吳都官名舉南唐時為彭澤主  
簿殺曹彬使為李煜死守城破主將義釋之入宋為都  
官員外郎子即中復為龍圖閣學士墓在都昌縣之長  
城里其銘歐陽修作梅聖俞書歐陽公吳某墓志曰  
吳某李煜時為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  
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耳乃殺使者為  
煜守煜已降某為遊兵執送軍中主將責國主於是下  
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

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  
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

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  
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

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  
及遇輒敗北中外奪

氣戒嚴守城國主遣徐鉉  
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

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  
軍王海曹彬敗江南軍七千餘人於銅陵生擒八百人  
獲戰艦二百餘艘連拔蕪湖當塗二縣駐軍於采石  
磯馬書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宋羅願  
新安志曰魏太尉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初仕

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出為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歸款韓門太祖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江南野史曰王師寇池州以吳越王亦天德軍都虞候杜真帥師禦之敗於當塗吳越王亦大舉兵遣將犯常潤寨敗江南軍宋史曰開寶五年吳越遣使入貢上謂之日歸語汝元帥江南倔彊不服我將討之元帥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當助我及討江南俶率兵拔常州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吳越備史曰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入貢太祖謂夷簡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甲兵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信人言脣亡齒寒王密表謝且請師期次年七月敕詔王取常州詔曰敕錢俶朕統御萬邦撫臨兆庶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士以歸心布惠行仁是子本志興師動眾非我願為惟彼江南言修臣禮久被撫綏之化頗傾依附之心貢封章則惟見恭勤修外貌則多從減降既云事大每欲包荒甘言嘗信其赤心內稔豈疑其姦詐而又疊頌誠款願降冊封既禮分之未虧故我心之無閒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早來赴闕願宣優厚恩禮殊隆何期終日包藏一旦彰露不惟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修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戰陣抽

點鄉兵為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延養寇垂二十年  
心狠貌恭突然自敗向展為臣之禮適茲觀釁之方每  
云傾輸動彰狡詐既行問罪須至興師今者禁衛出軍  
雲臺選將剋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心專蕩寇  
況早者曾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驗姦凶果符陳請聞茲  
討伐必罄忠勤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可部領兵  
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毗倚之懷寤寐未已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奏機事九  
月孫承祐自京齎密詔回師期定矣王即命境內訓  
練士卒揀閱兵甲至是敕遣內客使丁德裕賜王生辰  
禮物冬十月敕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仍賜御劍一  
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馬一匹仍命丁德裕為行營兵馬  
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輔王進攻常  
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  
王諤等五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為先鋒使是日天  
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  
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毗陵前鋒  
所至賊望風而遁有獲巨龜於旌門之下占者曰玄武  
之應也戊辰王次毗陵遂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  
命營於九僊墩命親從指揮凌超等分營四門命鎮  
國指揮使王諤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  
並率水艦由吳興出太湖而進十一月詔遣弓箭庫使



王文寶來宣諭仍賜湯藥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遷行  
府於賊城南門金彥滔克宜興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  
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王即命金彥滔獻於京師十二  
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生擒  
六百餘人辛未又殺賊萬餘人於城北金陵大將盧  
絳宵遁翌日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並告於京師 國

主貽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

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王師次

采石磯作浮橋成金陵新志曰閏十月彬敗江南二萬

馬三百匹江南無戰馬朝廷每年賜百匹至是驅為前

鋒郝守濬自荆南以大艦并黃黑船跨江為浮梁試於

石籬口樊若水父保大中為漢陽令父卒家池州屢

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祝髮為僧廬於采石山鑿石

為竅及建石浮屠月明繫繩於浮圖乘小舟載繩其中

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

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又以濟師宋太祖然之

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梘自

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不聽擢

若水石贊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或請誅其父母



妻子後主不敢但羈置池州若水又自陳母妻在江南  
宋太祖命後主護送後主雖憤終不敢違厚贈而遣之  
及宋師南下以若水為先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已  
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籬口移至采石三日成不差  
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初後主聞宋作浮  
梁語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後主曰  
吾亦以為兒戲耳至是乃驚若水尋奉太宗命更名知  
古宋史曰樊知古字仲師其先京兆長安人曾祖偁  
濮州司戶參軍祖知古諭事吳為金壇令父潛事李景任  
漢陽石埭二縣令因家池州知古嘗舉進士不第遂謀  
北歸迺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  
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  
可取狀以求進用太祖令送學士院賜試本科及第解  
褐舒州軍事推官嘗啟於上言老母親屬數十口在江  
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煜令遣之煜方聞  
命即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七年召煜令遣之煜方聞  
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為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領  
州事先是州民保險為寇知古擊之連拔二砦擒其魁  
以獻餘皆潰敗方議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  
黃黑龍船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南而下遣八作使郭  
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  
于石籬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二口橋成不差尺寸從知

古之請也 陸放翁入蜀記方若水之北走也 江南知

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在江寧朝廷命煜護送煜雖

而己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寧朝廷命煜護送煜雖

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水所鑿石竅及石浮

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長驅渡江

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水有不亡者乎

遂至金陵 玉海曰十一月敗江南軍二萬人於采石磯

楊收等甲申大江浮梁成大軍長驅如履平地又敗數

千人於新林寨十二月又敗江南軍五千餘人於白鷺

洲八年正月甲戌朔又敗江南軍萬餘人於溧水斬偽都統使

千級田欽祚又敗江南軍萬餘人於溧水斬偽都統使

李雄等曹彬等又敗其眾於江中四月又敗其眾於秦淮北六

城三月又敗其眾於江中四月又敗其眾於秦淮北六

月曹彬又敗其眾數千人於昇州城下九月乙酉降潤

州十月劉遇破江南軍三萬餘眾於皖口十一月又敗

其軍五千於城下先是彬等遣使以三寨攻城圖來

上帝視之指番禺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自固吳人

必夜寇其壘爾既去令曹彬自督其役并力速城人不

能為其所乘矣彬等承命晝夜濬之才畢吳人果來寇

美等挾新溝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加帝所料焉 江南

野史曰時盧絳出師水戰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其一

校甚武或說之曰若對官家善辭必免禍校抗聲曰彼  
一國主何言官家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且懼因問北  
軍中似汝輩者幾人對曰國主宜趨降為一城延命如  
吾輩何足問後主默然久之令出為閩人所刺校大呼  
曰吾恨死不得所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以飲  
食藥餌迨痊引見各給曰官家慈悲如佛臣等無以答  
願踰城竊斬北將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旦皆割馘而  
至後主喜賜而再遣之不復至矣故城中虛實皆被測  
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師至水皆縮小  
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  
又以徐元瑀刁衍為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  
元瑀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  
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  
軍馬書作義師宋史張齊賢傳曰初李氏據有江南  
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了一人黥面自備器甲  
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  
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已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

選充軍伍並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  
良民橫遭黜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  
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  
尚清淨前赦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之為善  
分籍

者又出一卒號生軍馬書作新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

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馬書謂之圍軍後改拔山軍

元宗時許郡縣邨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

給綵帛銀椀江南野錄曰勝者加以銀盆馬令書曰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姓名至

是盡取為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以私財

招聚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

皆募為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為甲

農器為兵者號白甲軍馬書并屯田白甲之類凡十三等皆使捍

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朔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

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

馬書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

吳越備史曰八年春二月詔遣內直使陳理來宣諭仍

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又賜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

是月王親率大軍攻其壘不克夏四月我師復大攻城

壘時偽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簡降款

於軍門且請命馬王從其請禹萬誠等詣行府待罪王

賜以衣冠器帛等悉送於京師以請命又命羊酒置其

家以安慰之江陰寧遠等軍沿江石橋等寨軍兵來降

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來宣諭授王守太師加食邑六

千戶實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沿身法物等五月詔客

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遣敕上侍禁李輝賜王襲

衣玉帶玉鞍勒馬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

一萬段詔歸國是月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

等率兵會王師於金陵宋史紀事曰既受命自率

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

王自撤其藩蔽何以衛社稷乎不聽宋賜王敕曰敕

錢俶省所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

關奏今日十五日偽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已安撫

城中事具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勳世

著勤王之節一昨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勢孤而既絕援  
兵力盡而遂輸降款遽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  
增史冊之光輝實協君親之任委甚為嘉賞不捨寐興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誅神衛都指揮

使皇甫繼勳彗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

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

降玉海曰九月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

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與王師遇大潰金陵益危蹙

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

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皆不報

表曰臣猥以弱孱僻在幽疏惟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

號召自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實為

之今一朝便忘覆露號咷鬱咽益見舍乎臣仰受獎與首

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為

囚虜貽笑天下取辱先臣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

爲亦聖君不忍令臣爲也臣聞鳥獸微物依人而又哀  
之君臣大義傾忠能無隣乎儻令宗社之失不在臣身  
臣死生之願畢矣皇天后土實鑒斯言歐史南唐世  
家曰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  
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駢說存其國及其將見也大  
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辨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  
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於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  
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  
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  
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宋史曰宋  
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贊將兵十餘萬  
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令止贊勿令東下鉉曰此  
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耳奈何止之煜曰  
方求和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  
願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  
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同後山詩話載鉉來  
宋欲以口舌解圍盛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  
水之篇天下傳誦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因  
自言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覺而月出有句曰  
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服捫蝨  
新話曰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  
鉉來朝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

語耳吾不為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  
 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  
 太祖雖無意為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  
 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  
 獸紅錦地衣隨步皺家人舞滴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藥  
 嗅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  
 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士議論不合歎曰  
 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桑維翰愛錢太祖  
 日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  
 不知彼所謂金鑪香獸紅錦地衣當費錢萬貫此語得  
 無是措大家眼孔乎通鑑曰踰月復遣鉉乞緩師以  
 全一邦之命鉉見太祖反復論辨不已太祖怒曰不須  
 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邪宋史侯陟傳曰時江表未拔南土暑熾軍卒  
 疫死方議休兵以為後圖陟適從揚州來知金陵危甚  
 上急變求見時被病令掖入即大言曰南唐平在朝夕  
 陛下奈何欲班師上屏左  
 右召升殿問狀遂寢前議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隆  
 錄曰李繼隆從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  
 書來時內侍十數皆伺獻捷有機事密不願行繼隆獨  
 赴闕太祖以城未下頗怒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  
 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書至上語之曰如汝所料



矣乙未城陷馬書曰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識曰大軍

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

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吳越備史曰是日冬至

軍中皆會飲沈承禮謂諸將士曰城中以我節序必有

讌享備我怠矣宜出其不意以圖之乃召敢死士千人

以火攻其南城陷其東門士皆鼓勇攀壘而上王師觀之

亦攻其南城危迫遂出降焉時後主在圍城中作長

短句櫻桃落盡一闕未就而城已破者舊續聞曰蔡

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

尾不全以予考之殆不然予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

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學注數字未嘗不全

其後則書學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中書

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

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唬

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  
殘煙草低迷鑪香閒嬾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將軍  
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忽慕真亡國之聲也  
將軍  
高彥秋浦志載池馬承信及弟承俊戰死馬書諸將戰  
勤政殿學士鍾蒨唐餘紀傳曰鍾蒨字德林豫章人

等遊初為藩府從事累登臺郎為集賢殿學士本書音  
 釋曰保大九年舊以員外赴東府亞尹徐鉉等餞於石  
 頭城分題為詩舊有口山別諸知己詩云暮景江亭上  
 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嗟峨有意圖功業無  
 心憶薛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又克復揚州後以  
 情輟侍從攝戶正與徐鉉等分韻賦詩弟錯亦與舊有  
 賦得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  
 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漠無定似驚蓬我有  
 離羣恨飄飄類此鴻舊之才譽亦可見矣宋師入金陵  
 後主帥羣臣降舊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

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等死之

唐餘紀傳曰廖澄順昌人後主時為大理

評事宋師圍金陵勢危急校書郎林特勸與同降澄不  
 可謂特曰吾父仕唐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當矢死不二  
 乃預以身後屬蒼頭遣之閒道歸國主帥司空知左右  
 報其家城陷遂從容更衣仰藥死

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出降

玉海曰開寶八年十一月

昇州擒李煜及其臣寮百餘人江南平得州十九軍三  
 縣一百八戶六十五萬隆平錄戶六十五萬五千六

十五談苑曰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廿七  
 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

觀至仲冬下旬日日剋期仲寓未出彬屢遣督之言郎  
君到寨四面即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  
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爲信但  
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寡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  
出彬又令懇言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  
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爲  
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  
血屬以赴火既見彬論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  
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  
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  
曰非爾所知觀煜神色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  
哉保煜無他彬遣五百人爲搬致輜重登舟後主既失  
國殊無心問家計所齎特鮮矣儒林公議曰初有寫  
太祖御容至者主見天表神偉益懼老學庵筆記曰  
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  
江南別錄曰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乃止馬書  
日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  
梁時爲瓦官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  
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遊難其上迨數百人吳越兵舉火  
焚之哭聲動天一旦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宮門  
開後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盡禮既諭以歸朝俸祿有限  
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入



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彬笑而不答固諫彬曰彼  
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為運致  
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櫓者罔敢蹉  
跌美先王陶談淵曰曹彬潘美平江南後主白紗衫帽見  
彬美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美先登舟召後  
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禮彬美先登舟召後  
主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後主登舟徘徊不能進彬  
命左右翼登既一啜謂李郎辦裝詰旦會此同赴京來  
曉如期至始美甚惑之彬曰舟邊獨木板尚不能進畏  
死甚也焉能取死馬書曰是日陳不受請奏其事彬  
臣辦裝張必得金二百兩詣彬白陳不受請奏其事彬  
以金輸官而不得金二百兩詣彬白陳不受請奏其事彬  
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識銘云維梁天監十四  
年秋八月葬僧寶誌於是銘有引曰寶公嘗為偈大字  
書於版帛幕之是時名士陸垂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  
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其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  
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  
東鄰家道關隨虎遇明興字皆小篆徐鉉徐鉉韓熙載  
皆不能解及後主歸朝識者解云後主以丁酉襲位乘  
雞也開寶甲戌江南滅跨犬也王師圍城時曹彬營  
其南子建也潘美營其北安仁也吳越王錢俶東鄰也  
家道缺無錢也隨虎戊寅年也俶以興國三年入覲明



興也 金陵新志曰開寶中新修營一石記凡數百字  
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  
子盡更書千萬個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識也未幾宋  
師渡江云江南別錄曰後主初卽位中使趙希操自  
建鄴奉使江西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語曰君自金陵  
來新主何以爲理一日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主  
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  
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又甲戌歲有衛  
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  
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  
姓 金陵新志曰開寶七年金陵苑中鹿作人語叱牧  
者明年今日汝等作鬼物又云苑囿荒涼焉能拘我明  
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鬪敵苑亦廢 宋史曰江南自  
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  
趙寶子又後主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  
明後主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  
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  
也 江表志曰開寶中將興兵革吉州城頭有一大面  
方三丈睨目多鬚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觀睹  
甚眾所謂兆民顯顯之像 江南野史又云吉州子城  
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有珠今呼爲天王樓 江南  
野史曰初宋師將興建康城外一大樓航吼如人聞十

數里後主降杖決之又見鳧雁千羣自北飛至城側叫  
嘯悲鳴又廬陵人曾氏子將娶婦忽化為女嫁之有子  
其怪讖多類此卒亡國春明退朝錄云開寶八年江  
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  
為壩開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皆荷校甚  
者劾罪以次被罰州縣降黜而杖之者十餘人五國  
故事曰煜善首律造念家山及振金  
鈴曲破言者家山破金陵破之讖也明年二月辛未至  
京師煜及其子弟為官四十五人來獻御明德門受獻  
有司言李煜獻俘之禮請如劉張帝以煜常奉正朔非  
張之比不欲暴其罪寢露布而勿宣降赦文略曰李煜  
不量分力每縱姦險詐為事大之恭勤每欲欺天而觀  
望修葺城壘彌年有固守之方招誘豪強終日有包藏  
之志顯然彰露達於聽聞朕欲推以異恩許其入覲堅  
心背順稱疾不朝云日涉錄曹彬上露布略曰昇  
州行營馬步軍戰權都署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  
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  
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  
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啟萬世之基應千  
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入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  
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

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  
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  
不埽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  
之謀况李煜此是駭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意修葺城壘欲  
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計我皇帝度深含  
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  
垢志在包荒輒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  
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閒示  
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  
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  
慮陷人民於塗炭屢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  
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勅於長橋  
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尙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  
弟從鑑歸迴降天書委曲撫諭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  
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句連逆寇肆凶  
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旣人神之共憤復  
飛走以無門貔貅竟效其先登蟻蝨自悲於相甲臣等  
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  
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羶頓息萬家之生聚  
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  
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  
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昊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



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才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台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江野史曰後主初違朝旨拒命不行常謂人曰他日宋師見攻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當聚室自焚宋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必無其志果能如是孫皓陳叔寶何作降虜至是果然東都事略郭守文傳曰曹彬等平金陵守文護送李煜歸闕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復禹舊迹豈責防風之後至乎煜心遂安宋史紀事曰曹彬俘後主還汴帝御明德門以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後主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召升殿撫問燕翼貽謀錄曰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羣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為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綠色不問其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史詔中國也

之德本於好生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實申弔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綬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



示以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  
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願召節  
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  
蓄陰謀勞銳旅以徂征傅孤城而問罪泊聞危迫屢示  
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  
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  
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出蜀青蓋辭  
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  
公侯爾實為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  
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談淵  
曰太祖一日小宴顧後主曰聞卿能詩可舉一聯後主  
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握風滿懷太祖  
曰滿懷之風何足尚從官歎服葉夢得石林燕話曰  
他日復宴後主顧近臣太祖卽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  
日好一個翰林學士太祖卽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  
宋史曰後主自言其貧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太  
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縱觀謂曰聞卿在江南好  
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  
日夕只以太平興國二年六月辛卯殂命翰林醫官視  
眼淚洗面

疾中使慰諭數四翌日薨趙葵行營雜錄曰後主歸

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

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

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

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日問曾見舊主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上曰卿第見言

朕令卿往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鉉言

奉旨見太尉老卒往報鉉入立庭下久之老卒取舊椅

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王紗帽

道服而出鉉方拜遽下階引其手上鉉辭賓主禮李王

曰今日豈有此禮拜鉉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

默不言忽長吁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去有旨召

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

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又後主

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

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

水向東流句併坐遂被禍吳王墓誌作七月八日五國

主蓋以是日生按徐鉉吳主每七夕延巧必取紅日羅

百匹以爲月宮天河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徐鉉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  
并序曰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  
者不能固其存蓋運厥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  
蕃錫之寵保克終之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  
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  
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於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  
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  
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漳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  
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我舊邦祇畏天命先太祖歷試  
威德所及寧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先太祖歷試  
朔獻地圖以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  
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鄙存紀侯之國曾  
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  
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  
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至於荷全濟之功謹藩  
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  
年間天眷瀾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  
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  
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王  
之前效恢焚謗之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  
龍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  
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



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  
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搆疾  
薨於京師之里地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  
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  
追封吳王命使莅葬凡喪葬所須皆從官給卹其年  
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  
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  
實女師言成闡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  
度淹通孝弟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  
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精言動則有容指可  
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周公之道不可暫離經國  
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  
作一游一豫必以頌宣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  
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義審風俗薄之原爲文論  
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  
道矣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  
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  
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  
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  
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  
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  
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



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天鑒九德錫我唐祚旌縣瓜虺  
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萬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  
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  
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汗塗時有險易蠅止於  
棘虎游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  
亦觀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  
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新封仟啟室人諗  
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言終  
畢儼青蓋兮駢駢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  
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  
載將樂石兮無虧魏泰東軒筆錄曰吳王薨詔侍臣  
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  
王事莫若徐鉉太宗詔鉉撰碑鉉遠請對泣曰臣舊事  
吳王陛下容臣存故主義乃敢奉詔太宗悟許之故鉉  
之爲碑但推言厥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  
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  
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  
得鉉挽詞三首尤加歎賞今記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  
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  
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  
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  
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山江南錄乃

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之句東鄰謂吳越王  
錢俶也湖廣總志李後主墓在通山縣翠屏山北且

言李煜卒以五十二棺同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  
日出葬為疑豕此志之誤

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初屬保大軍興後國勢削

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案邵氏見

聞錄李主國用不足民間鵝生雙子柳條結絮皆稅之此亦傳言者過也尊事中原不憚卑

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許

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江南通志曰國中至免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

橋甚者操長釘攜巨斧而釘脚又有闌入立於殿庭之  
下者為拜殿進士曾覲南省下第乃釘足謝泌下第立

殿稱免舉人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  
之風掃地矣

獵於青山金陵新志曰青龍山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周迴二十里高九丈李昌齡樂善錄曰後

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雨淚屢指其腹若  
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之勿殺是夜果生二狙還

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音釋曰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產二子因得減

死中書侍郎韓熙載奏江南野史曰給事中蕭儼與熙載同彈奏十國春秋曰國主

從之曰繩愆糾謬熙載有焉獄訟有司之事囹圄非車駕所宜幸請

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殂問至

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江表志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嘗買

禽魚謂之放生汪煥歙州人第進士後主酷佞佛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

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

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崇塔廟周此敢死士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卒亡

大西山遊記曰翠崖廣化院棟宇弘壯保大開澄源禪師無殷住此李主甚敬之及卒自祭以文令韓熙為塔

銘寺內有後主所畫羅漢及南唐經文與徐鉉碑後主賜無殷詔皆用澄心堂紙畫日後即押字印文如髮絲

予跋其後云李氏世敬沙門其賜書徧江度僧尼不可左諸刹至於不失舊物如翠崖者亦鮮矣



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  
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閒  
中旨由之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降御札移易將  
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  
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  
圍旣合內外隔絕城中人惶怖欲死後主方幸淨居室  
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  
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  
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  
己老將遁後主甘其言益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  
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施爲大抵類



此故雖仁愛足感遺民金陵新志曰金陵有李王廟在

而卒不能保社稷云甚兼睦親族唯以好生富民為務

欲羣臣和於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謫稍許者皆寢

不報上感於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謫稍許者皆寢

政殿與相劇談至夜分乃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為務

好生戒殺本其天性羣臣議論率不如旨一日歎曰周

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湮塞其誰與明乃著為雜說數

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不勤請免不名居下之職不為不恭願受封冊求延宗

祀乞哀之誠不為不切使周世宗處此將必恢弘君度

憐其盡禮而諒其無罪雖未必竟全其國亦未必斷滅

其祀嗚呼何李氏所丁之不成也自古帝王正統三代

後惟漢唐與宋得全餘皆閏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紹

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周之閏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

之餘也紹其統而殄其世視殷周存祀宋霄壤懸矣且

楚子入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

與其存亡宋於此曾不顧念豈天下義舉獨夷狄能知

哉借日臥榻之側難容鼾睡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

損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徙為庸城建為方國  
 使之事字少延官使麤備存神堯一脈備有宋三恪三  
 載則白馬來朝比年則玉帛登貢與宋無窮顧亦何遽  
 妨其大而害其統也乃均視僭偽罔論其冑薙而滅之  
 甚哉世謂三代而下仁厚立國者宋觀此舉措去仁厚  
 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制皋亭進師之際遣十臣  
 於虜庭求封小國虜卒不許匡山帝屍竟葬魚腹天之  
 報之足稱其施嗚呼後之滅人國者視宋可鑑矣  
 代小史曰神宗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  
 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然其文采風流  
 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亦用江南國主見藝祖故事  
 年五行志野史曰宋祖以乙亥命曹彬取江州後三百  
 受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為元所虜

南唐書注卷三

南唐書注卷四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宋齊王列傳第一

宋齊王字子嵩

初字昭回以汪台

廬陵人父誠與鍾傳

同起兵

唐書曰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

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眾推使仙

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

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

危全諷聞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存昌據信州僖宗擢

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

穎州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謹

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

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傳子匡時



不置令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尙  
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  
交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晚  
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 高駢表傳爲

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工好學善屬

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工因騎將

姚克瞻得見江南別錄曰齊工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

年子何不樂齊工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少

時至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工感之及貴納爲正室

五代史補曰齊工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時姚洞天爲

淮揚騎將素好士齊工欲謁之囊空無以備紙筆於逆

旅杜門坐如此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問齊工曰秀

才何以不出齊工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何吝相示

乃惠以數緡齊工爲詩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  
攻書失志歲華躋躋身事蹉跎胸中萬仞青山壓低眉  
宇頭上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弛  
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掘飛蒼走黃之辯有出鬼沒神之  
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卽接見齊工窘急乃更其啟翌日  
復至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某爲誠



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拯救

日齊正初館於娼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為正室後封

人國夫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

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姚寬西谿叢語曰紹興壬

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皇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

十韻詩一首題鳳皇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

工上嗟峨壓洪泉岸客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

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

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磽确倒

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鸞鷲梁間

燕教雛石罅地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

城鼓風來蕭寺鐸埽地驅城埃翦蒿除鳥雀金桃帶葉

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多搖落塵飛景陽井

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

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啄孤不易立石醜

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

曝曝峨峨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

邈吁哉未到此漏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

同生曰

二

取大鵬天地為贈繳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

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

月八日奉敕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敕書銀青光祿大夫兼

監察御史王仁壽鑄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

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頽倒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宋

齊正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愛其才而

知其不正嘗獻鳳皇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

鑊我欲羅鳳皇天地為贈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

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

為知足之人九朵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試

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為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

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正於先主齊正困于逆旅鄰娼

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克投贄先主一見賓

之以國士今觀題鳳皇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

士時豈投贄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

也音釋曰今石刻王紹顏奉敕書貞竹無盛衰媚柳

先搖落一聯小異昇元中敕立景定建康志曰石立

臺上其詩全陸游入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

蜀記曰石瑩潤如黑玉

口入定朱瑾難常參祕畫

五國故事曰知誥聞難謀於

齊正齊正曰請明公即今渡

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因說烈然令公當以諸子入温聞知已入遂因而許之

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租賦多見聽用資治通鑑

有丁口錢又計畝輸糧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王說知

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絹匹直千錢者當

富而國貧者知諾從之由是江淮閒曠土盡闢桑柘滿

野國以富強許載吳唐拾遺曰吳順義年中差官與

大政督民現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

之江南海水清可得乎知諾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

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非徭在位十餘年

器充足兵士輯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

獨與齊王議事常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吳唐拾

揚州孝先寺菩薩院建一堂既高且敞撤去屏障遺曰於

南野史曰齊王說先主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賞

亭招納賢豪以敦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屏絕人迹以議家國或至夜其池亭今猶存焉

中置灰鑪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為字旋即平

之堯山堂外紀曰先主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貫通時宋齊正徐融在坐先

主先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正曰著履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先主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先主

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惟齊正與謀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

正資躁褊或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

獨惡其為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浮沈下僚十餘年五國故事

曰齊正既在知諸賓席溫甚疑之時齊正寓石頭大師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吾兒門下甚非純信

之士慮其不以忠孝為務命石頭察之齊正聞其事遂晨出暮歸歸必大醉或以花閒柳曲謳歌之辭示之石

頭乃謂溫曰宋措大狂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漢耳溫由是不介意

子執國政烈祖聞之亟欲自請出鎮齊正請徐之俄義

祖末



祖殂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

部侍郎

九國志曰參議機密甚叶民望

居中用事且倚以為相齊王自

以資望尚淺或不為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

九華山累啟求致仕不許

江南野錄載齊王讓表曰昔高宗之夢傳說西伯之獲飛

熊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

時元宗已為大將軍烈祖

以吳帝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王託不得已而起

江南野史曰嗣主與齊王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若父子

遂拜中書侍郎遷

右僕射平章事

資治通鑑曰齊王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及除右僕射致仕更名應天寺曰微

賢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王左右之初烈祖

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帝謙恭無失德

江南野史

日吳主宮禁內嬪御貴戚警效噫歎

烈祖懼羣情未協

欲待嗣君與齊正議合已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  
都以禪代事告齊正齊正默計大議本由已出今若遽  
行則功歸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  
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謝國人烈  
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纔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  
李建勳等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正由  
是頗見疏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江南錄遙兼  
申蔡節度使  
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齊國  
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  
吳帝詔來行傳禪齊正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  
勳今日埽地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

玠爲待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

使齊正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

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

老臣矣烈祖優容之

馬書曰齊正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喻之不爲改官

國故事曰宋齊正既以徐氏啟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詬于筵上百官悚然知誥隱忍而已

嘗夜燕

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正不悅因出齊

正諷止勸進書

十國紀年曰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

烈祖

卻之

資治通鑑曰唐主執書不視

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

正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

子璠婚

馬書曰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

久之表言備

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聞烈祖大怒齊

正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

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

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馬書曰齊正自

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

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

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于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

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徐鉉宋齊正知尚書

省制曰敕兩掖南宮樞機之地也元台上公股肱之寄

也况親賢在位中外具瞻式敘彝倫爰申明命夫真宰

之重大政咸歸出納王言固當綜錄侍中壽王某向兼

南省未叶舊章宜罷判尚書省便領中書門下兩省事  
太保齊正雖道在經邦方資誨納而事殷會府兼緒允  
釐可知尚書事大元帥齊王總納百揆以貞萬邦凡  
日謀猷悉口獻替其三省事並取齊王恭決朕允思恭  
己以荷景靈用一國之才敢辭則哲成天下之務庶叶  
無為方俟沃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  
心豈勞多訓

律德光遣使來齊正陰謀間契丹使與晉相攻則江淮



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  
與晉果隙齊王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特判傅輕  
典烈祖命斬昌圖齊王慙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  
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  
飲齊王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  
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資治通鑑  
曰乃言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齊王詞色愈厲曰臣爲游客時

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  
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  
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  
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書行古

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

江南野史曰改其故

里為受親里坊為衣錦坊

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

齊王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為才馮延巳延魯

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結附內主齊王時謂五鬼相與

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

出齊王為鎮海軍節度使齊王怏怏力請歸九華舊隱

從之

資治通鑑曰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

由是怨齊王

又曰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

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江南野

史曰嗣主深居宮禁大失統馭齊王每犯顏諫正陳以

味旦之微馭朽之危不從以為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

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多肆排毀兼以年既衰暮自負  
勳舊不能折節隨時為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等所  
謗乃歎曰鳥盡兔死弓藏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  
湘山野錄曰宋齊王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

二世皆為右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一口侍璟于  
華林廣席獻羯鼓詩曰巧斲牙牀鏤紫金最宜平穩王  
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為山花奴奏雅音掌底輕惚孤  
鵲噪杖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  
用心初上元縣一殿庭間忽見先主被五木縲械甚嚴  
誤句也自問曰主何至于斯耶主曰吾為宋齊並所誤  
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于斯耶主曰吾為宋齊並所誤  
殺和州降者干人以冤訴囚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斯  
耶其民具道誤句之事主聞其民卻得生還喜且泣曰  
吾仗汝歸語嗣主凡寺觀鳴鐘當延之令永吾受苦惟  
聞鐘則暫休或能為吾造一鐘尤善民曰吾在位嘗與爾無  
緣得見設見之胡以為驗主沈慮曰吾在位嘗與爾無  
國交聘遺吾一瑞王天王吾愛之嘗置子髻受百官朝  
一日如廁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謂吾曰玉天王寘于  
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攜於瓦棺寺鑿  
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  
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正民既還家輒不敢已遂乞  
見主具白之果曰冥冥何憑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陳之  
主親詣瓦棺剗佛膝果得之感泣勸躡遂立造一鐘於  
清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屺以玉像  
建塔葬於蔣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齊工寵待愈解

租稅

資治通鑑曰齊工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

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

論可聽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疏薄平時素所

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傲往往炙手可熱孫丞

相等皆所歎吒一日晨閒見齊工日君侯以管樂之才

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心意

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繩

愆糾謬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宮所

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尚且不愜將復何所冀耶齊

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能容同異者方今大業草創

實籍眾俊奈何銖稱而衡較且人才全實不易得若以

一節一目而廢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

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所入者變其

色亦變凡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

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

染於羊辛岐鍾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

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此四王者所染不

當故為天下僂今晟之私憂過計非謂求備於人才也

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人才主



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  
君侯德操內定洞見情偽灼知事物之數小夫儉人固  
無竄察晨實恐九重淵深四聰之路或可以移乾剛之  
右前後至霧集政當有數受之垢及矣晨本羈旅  
斷當爾之日君侯方將挈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轂之  
之餘智意昏痲誠感主上惟君侯裁幸又數日韓熙載入  
私故貪竭其翬翬之思惟君侯為飛鳶之戲竊有所  
見齊正曰小人今旦出郊見羣兒為願聞之熙載曰夫  
感激也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正曰願聞之熙載曰夫  
飛鳶之初逝也其系發於輪緩急於掌握之間或上或  
下蓋唯羣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綫尾端直時或激昂  
動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綫也慎不可縱則斷綫而  
去矣執綫輪者心知其如此然獨念其決起可以快一  
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不縱  
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怦怦如鼓危絃其聲琮琤忽一  
得勢則大挽裂以或盤旋太虛之上或沒於滄洲杳  
渺之外或冒於積莽翳蒼之閒羣兒斷緒窮荒徑盡  
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捶焉嗟  
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念齊正曰日者無忌  
有言於齊正之心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吾方  
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蓋又  
有甚於此者須別日謁之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正地

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峰之谷一日晨起覽鏡元宗欲

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

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王自九華上疏極論不

可會言者眾乃收所下詔馬書曰元宗心既悟齊王乃

我十國春秋作謝仲或謂齊王先帝勳舊不宜久棄山

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

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

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

義來朝覺至福州不敢言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

齊王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釣磯立談曰齊王復

開拓境之說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舉全國之力

頓兵甌閩徵發芻粟四境騷然李建勳賦詩有粟多未

必為全策師老須防有齊王方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  
伏兵之句已果如其言

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王為太師領

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與謀難齊王固讓仍為

太傅江南野史曰齊王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

春齊王聞之曰斯乃蹴鞠射括之徒焉能總眾以  
禦勅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因表乞急詔  
還不從彥貞聞之很復而行未幾果沒

建議發諸州

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

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饟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

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

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

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王謂擊之

怨益深不如縱其歸為德由是周兵皆聚正陽而壽州



之圍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正黨專肆無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正專大柄可無患覺乃乘閒言宋公造國艱難陛下宜以國事委之元宗意謀出齊正大銜之會鍾謀使還挾周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正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眾謀不可測

馬書曰齊正居權要三十年唯欲人順已一言不同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給之相傳言齊正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言宋公之爲有不善則曰不用宋公之言每舉一事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故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正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率爾中以降自爲功爾江表志曰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敕喬袖敕上前曰陛下既署此敕臣不復見陛下



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啟世宗曰自家國事大臣難預命遂下制幽死

齊王樹朋黨陰自封植狡險貪復古今無之智無遠識

事三朝惟延卜祝占相者數十輩置門下傳云齊王少

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尙欲乘其

饋以窺覲時年七十二矣事敗囚於家鑿土垣穿竇以

給食而因縊焉平生無正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

娶止以倡人為偶亦封國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

又云宋齊王本一布衣遭

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

貴陳覺李徵古言齊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

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

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

以獻資治通鑑曰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王

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

表志曰齊王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

公捐館方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有黑氣一道舟中

起直貫九華唐餘紀傳曰家眾坐餒商於其妻共縊

殺之江表志又云初齊王用啟事投姚洞天略云城

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

又云豈堪憂悒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占其必殍死

又云豈堪憂悒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占其必殍死

又云豈堪憂悒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占其必殍死

又云豈堪憂悒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占其必殍死

至是如其言南唐近事曰齊王微時日者相之日君  
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

引退庶幾保諡醜繆覺徵古皆誅死馬書曰齊王為文  
全果餓死

詭誕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鄧歐虞馬  
延己工書遠勝齊王而伴為師授以求媚齊王謂之日

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何堪也其狂  
瞽如此齊王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化書

六卷又宋藝文志載齊王祀玄集三卷又文集十三卷  
宛工題跋曰齊王為唐偽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

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其能  
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遣去

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清淨者見物  
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終其情者知術之

所從出也人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情節而不遣  
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

以用也齊王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有可喜者未幾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惟聖人出斯言不廢

元宗燕居見齊王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日嗣主野史

南都宴百僚殿上忽見故太傅齊後主立召其家還金  
王自陛趨進惡之人而得疾遂殂

陵廩給甚厚方齊正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江南野史曰有一子

先世而亡玉壺清話日以從子摩詰為嗣若謂窺伺謀篡竊則過也特好權

利尚詭譎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

溢猶不知懼狃於要君闇於知人罅隙遂成蒙大惡以

死悲夫馬書曰齊正之事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敢易圖像苟

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真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

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

竊之計萌矣伐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逐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閒其忠言然則齊正之死自速辜爾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

宋齊正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正

以反閒死江南野史曰孫忌使周世宗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尚三十餘



萬未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與忌曰精甲利兵雖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王智謀宏遠機變如神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聞而惡之又曰唐遣鍾謨使周世宗使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王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王之死亦由是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閒以不仕爲得而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王擅眾譽於江表觀其人識時之治亂矣周師犯淮南齊王實預議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王機變而閒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王殺之故其黨附會爲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王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卷之四

四

三

南唐書注卷四

南唐書注卷五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

馬書作秣陵人

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

使馬書曰署為牙吏

閒于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

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洽烈祖鎮金陵為都押衙

馬書曰義祖卒

於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煩西渡宗堅請

知詢手札示信遠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

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

詢覲顏而已南唐近事云義祖薨康王以下諸公子

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  
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恩遽  
為辭宗袖中出筆復為左右取紙得故茗紙帖乞手札  
康王不獲已作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  
以奔喪時用宋齊正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宮  
為念也

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  
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城凡二千四百間  
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宗請閒曰若主  
上西遷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  
託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正始忌之一日烈  
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  
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亦請諭齊正齊  
正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將還留與飲而遣騎以手疏切  
諫烈祖大悔懼後數日齊正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  
請斬宗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乃已但黜宗爲  
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



計復召宗還舊職

五國故事曰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後使宗知鹽鐵務家遂大富官

至侍中

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

以樞密爲內樞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

正馬仁裕宴於崇英殿歡燕道舊爲樂他將相莫預然

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畏遠權勢居家

節儉俸賜皆積不用

馬書曰宗連歷將相奉法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

故

齊正黨雖日讒之不能害久之乃罷爲江州節度使有

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

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躡躡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

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

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宴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

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

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人覲賜宴元宗親為摺襍頭脚

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馬書

載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於成績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

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

公而誰所請宜不允馮延魯代為留守會周陷廣陵延

宗以老病三表乃許

魯自髡而逃見執於周人束縛桎梏僅免死五國故事曰宗阜於

財每自淮上通商市中國羊馬及世宗謀渡淮乃使軍人蒙一羊皮執一馬偽為商旅渡浮橋而繼以兵甲遂

入臨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為異俄宗病卒年七十餘

宋齊正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太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女皆為後主后馬書曰鳴

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畫  
錦起徒步為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貞之抗周宗

豈足識此

徐鍔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

青箱雜記曰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温為義興縣令

縣有後漢太尉許馱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楊修辨齏曰之比也

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

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

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為其佐

唐書曰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

忠為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為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變宜須東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

檄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  
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  
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  
悉以汴兵爲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  
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  
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  
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  
訶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謀弑以絕人望因  
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  
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  
十士以待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啟關殺之乃趨殿  
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  
我士持劍入帝聞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  
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  
后明日宰相請對曰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  
儀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  
曰晉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  
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  
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值錢六百  
軍有掠糶者都人怨故因以悅眾執友恭叔琮斬之全  
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  
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凶逆百姓焚尸都門外全忠矯



代史曰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弑昭宗崩又曰

二年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又曰天子

卜祀天於南郊王怒以為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祚

天子懼十二月天子以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

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信延休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

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

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

吳將祀南郊以為鹵簿使於是法物始備

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曰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

不復也二子鉉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

徐仕吳為祕書郎又事南唐為知制誥與宋齊丘不協

周

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

世宗南征李景徙饒州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以為禮部侍郎通知中書省

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

書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

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事江

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為太子

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置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

為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

不養母姑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  
 行軍司馬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  
 毛褐者輒晒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氣攻腹而卒  
 年七十六鉉恬淡無矯偽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  
 獻者所求必如其請李穆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  
 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錯仕江南為內史舍人而卒鉉  
 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  
 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至  
 道二年復左散騎常侍無子元平原陸友墨史曰徐  
 鼎臣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黜  
 三萬江左士人好事無及之者國老談苑曰徐鉉黜  
 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氏說文一部謹細無  
 誤一日薈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卒  
 齋老學叢談曰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  
 徽角旣土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  
 外喧甚遣童視之回白眾常侍習角旣鉉笑曰此諸同  
 僚難與接懽也蓋鉉與諸角旣士皆稱常侍可發一  
 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  
 而不至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  
 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儒林公議曰江南徐鉉歸  
 朝儒筆履素為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佑與之交款  
 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尚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

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  
奉寡檢食無重肉人或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士大夫已  
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閒左  
右咸有難色鉉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  
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撰江南錄未乃云天命歸於有  
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  
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續湘  
山野錄曰太宗尅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擢居  
祕閣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  
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  
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  
朝士皆歎其博識 湘山野錄曰徐騎省鉉在江南日  
著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一傳者止文集二十卷  
方成童鉉於水濱忽一狂道士醉叱之曰吾戒汝只在  
金魚廟何得竊走至此以杖將怒擊父母亟援之仍回  
目怒視曰金魚將遷廟於他日撻於廟亦未晚因不  
見後果謫官於邠遂薨無子 夢谿筆談曰江南徐鉉  
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  
於曲折處亦當中之無偏折處乃筆鋒直下不側故鋒常  
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常自謂吾晚年始得螭扁之  
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扁之法非老筆不能也周必  
大西山記曰又十里至鸞岡三徐葬其旁三徐者南唐



衛尉卿延休及其子內史蹇騎省鉉也卒於邢州門人  
 胡仲容為之歸葬於此岳珂程史曰國初三徐名著  
 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曾修  
 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  
 不及為憚宰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  
 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  
 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  
 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  
 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無與之醜復者亦  
 騎省巨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醜復者亦  
 勸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  
 聘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爾其  
 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於煜騎省  
 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于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  
 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  
 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辨正猶螢爝之擬義舒也騎省名  
 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概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  
 宣獻鑰嘗出手編辯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  
 忠必大遊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  
 蹇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蹇遂家廣陵蹇四歲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蹇蹇自



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  
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  
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  
未及用而崩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  
室時殷崇義爲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錯與鉉竊議之  
崇義方得君誣奏錯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  
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  
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巡東都然元宗  
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  
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  
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錯久

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

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

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錯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

酒所歌皆錯詞錯大喜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歸

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為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

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為序馬書曰錯著質

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君臣上下互為賁飾士以為榮錯酷嗜讀書隆寒烈

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按周載史皆無傳惟隋唐經籍志載

齊職儀五十卷皆注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又隋唐載齊職儀五卷注徐勉撰而不言周載宋經籍志內亦無

此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條對無遺既久處

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堯山堂外紀曰常言集賢院部吾家少精小

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

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宋李穆來使見

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

事物紺珠云南唐徐氏二龍蓋謂鉉與錯也

嘗夜

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

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

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錯憂憤得疾

天下名勝志曰初鉉以直

諫被逐池州錯思念涕泣至於失心其母請於後主曰法有兄弟願令錯與鉉俱貶以緩其疾李主哀之爲召

鉉還而錯已昏瞶不識人猶記兄背上有黑痣發衣捫之遂抱噬其痣號哭幾絕

謂家人曰吾

今得免爲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

郎諡文著說文通釋四十卷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古今



國典賦苑歲時廣記揚州府志又載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宋史藝文志錯有集十五卷

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國破遺文多散逸談苑曰江

南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為操字蓋

章草之變錯曰此非一例言若漁陽摻者三過鼓也禰

衡行漁陽搥鼓歌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

暗淑歎服又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錯令以桂屑布甑

縱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桂樹之下無雜木也默

記曰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

諾敕備存甚多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祿

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

存其階

官也

查文徽唐餘紀傳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

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

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盡取去

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

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



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

其論宋齊正亦稱薦之唐餘紀傳曰初善陳覺因覺以附於宋齊正轉相汲引徐

知諤領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

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

文徽自若烈祖受禪人為監察御史徐鉉水部員外郎判刑部查文徽可

侍御史知雜制曰敕秦漢以御史掌四方之記我朝以雜端正百官之邪其名則同所職實重副是慎選其惟

通才某官查文徽克負美名早從交辟尋陟郎署升為王臣法讞之難俾其參決而察情無不當持議無不平

俾止絕濫刑不知恥格率是幹用使持憲綱在能振舉霜威肅清朝序爾其直躬而處眾正色以當朝糾謬繩

愆無或顧避陟明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

副使徐鉉知雜御史查文徽可起居郎樞密副使制曰救秉記言之筆以侍左右受司聽之奇以典出納

並居二職其可非才某官查文徽儒雅表文忠厚成質早踐華實時為名臣以南宮清望之資當憲府雄極之

任提綱有序而眾目以理正身自處而周行以清物論  
與之子用嘉尚居中理極不亦可乎噫爲朕腹心注人  
耳目執節一懈悔咎隨之爾其慎之無忝吾命

政以建州建國稱殷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  
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  
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  
山川險阻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  
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  
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  
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  
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懼退保  
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

建州軍聲大剽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

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

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沈括夢谿筆談曰

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

惜其才歸語妻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

當死急逃乃免與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

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

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重賞

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

死不取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獨

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戡兵而入一城獲

全十國春秋曰仔鈞屯戌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

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枝

乞援師於建安及兵退二枝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

止之曰時危未靖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

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

二枝邊鎬與王建封也建寧府志曰章仔鈞浦城人

甘貧好學天祐中王審知據福州謙抑下士仔鈞撰三

策獻之審知喜薦於朝以為西北面行軍招討使嘗語



人曰吾觀章仔鈞寬仁子孫必有厚福卒贈太傅李元綱厚德錄云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及第至達官者甚眾餘五房無及第者章郇公得之父亦入房子孫出繼五房耳諸軍無紀

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

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

弘義林禹吳越備史曰弘義本名達先據福州歸款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弘義既遣其

兵部侍郎陳覺使於弘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顧忠以偽敕使入覲弘義以覺初下宣命不從覺乃與監

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興師弘義乞師於我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唐師弘義歸我更名孺贊遣弟孺

贊請入覲從之忠肅王即位納賂胡進思言於王遣歸任復貳於我謀歸金陵王命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捨

誅之傳首國挾吳越兵據福州偽遣謀來告福州亂文

城夷其族

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馬書曰誨曰越人謨信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

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注云謨信無信也閩人語音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



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  
引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  
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  
人青箱雜記曰王審知治城下有錢文惡之命剗去文  
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  
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歸款江南既又叛江南  
命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  
獲其將楊匡元宗遣使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  
業乃其應也

越王遣還將發爲置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  
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  
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尙書致仕朱元降  
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  
諡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爲水

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宋太祖命知制誥  
 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奔次顧元方曰江南竟如何  
 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  
 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  
 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宋太祖聞  
 元方所為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  
 羅願新安志曰查待制道字湛然與祕監陶同祖父元  
 方以蔭歷殿中侍御史道幼沈疑不羣罕言笑奉養以  
 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  
 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解褐館陶尉曹彬  
 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  
 其才授著作佐郎漳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有使兩  
 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祕書丞徙  
 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據柵者其酋何彥忠  
 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  
 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

須與爾其黨豈無註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  
閒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  
色白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常聞  
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  
歸農加賜袍帶咸平四年代歸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  
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以占和氣  
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  
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紕  
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俄出知寧  
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為道名聞拜左正言直  
史館出為京西轉運副使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  
副使賜金紫出知襄州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  
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  
奭王著竝命馬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  
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朝退之暇召馬  
元講易使坐惟道與李虛己李行簡預焉天禧元年以  
耳聾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餞之是  
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振之又設粥糜以救  
飢者給州麥四斛為種於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  
人二年五月卒計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  
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祿終制道性純厚有犯  
不校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



出己錢償之嘗出按郡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  
計直挂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  
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孤獨者祿賜所  
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  
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  
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  
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別  
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  
緡紳服其履行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  
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  
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  
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

長者以文行稱道從兄陶羅願新安志曰陶字大鈞初

州錄事參軍歸朝太祖詔大理評事試以律學除本寺  
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衣銀魚斷官  
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辨得雪遷工部郎中俄出  
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宋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  
不當宰相相請以陶代之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助  
宰相言當今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遷祕書少監判寺  
景德三年卒年七十拱之濶化三年歷任都管郎中遷



職方陶卒時詔錄其子前崑山縣尉慶  
之為太常寺太祝慶之終太子中舍  
及事後主國亡

入宋仕至祕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

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

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為先後無親

疏之閒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

氏至今為海陵望族許國籥皆其後也

邊鎬金陵人 玉壺清話曰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

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為父子頃寄

折西飛來峰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

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

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

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盡若夙誦堅求

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

秀鬢姻者眾親 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通敏稱 玉壺

強之而娶焉 清話

曰後主愛其博雅屢用之然而柔儒寡斷惟好釋氏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

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

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眾數百無所

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

王江南野史曰遇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改元馬書曰改元永樂置百官度

嶺襲虔州五代史曰遇賢禱於神神曰遇賢是羅漢可

起未有所統問神當為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遇

賢自號中天入國王改元永樂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

問神所向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

賢據白雲洞眾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

率所部討之鎬為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

引與定計刊木為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

復降語賊眾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眾纔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繚出建兵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

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資治通鑑曰鎬趨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欲重賂鎬奏乞留

居金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然

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鬪鬪困窮自歸若復

二三恐有不測希崇無以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

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山谷又曰先是南唐欲取湖

南以鎬多藝使詐為僧遊長沙弄鉞行乞遇城恆擲起

鉞度門高下得其虛實先是長沙有童謠曰鞭打馬走

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唐餘紀傳曰希崇以見伐

也謀拒我師或諫以事必不濟不得已率弟姪輩出降

鎬下馬稱詔勞之已而希萼亦遂拜漳州節度使南漢

來見鎬以禮遣希崇希萼入朝

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鎬懼南

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

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

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既歸我資治通鑑曰時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

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

馮延巳為相矜平楚功不欲取費



於國專培歛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

飯沙門希福

馬書曰初平建州凡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

肆楚人益喜號邊善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

失望遂號邊和尙三楚新錄曰鎬非將才每出皆載

佛而行祝以請佛由是三軍解體江西新建縣普賢

寺有鐵像高丈餘重二十萬鎰爲袁州刺史時所造紀

綱頽弛不之間初咸師朗來歸資治通鑑曰漢淮北郡

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以所部爲奉節

泗招納之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唐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

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

顏匿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  
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  
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鬪勝負

未決鎬命吹角亂兵朗等以為將旦亟斬關奔朗州盡

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資治通鑑曰孫朗等奔朗州王逵

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眾復取淮南可乎

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

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并言久

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達悅厚遇之

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達周行逢來攻資治通鑑

曰唐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

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

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周行逢曰

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三楚新錄曰武

陵酋豪王逵劉鰲牙等十數人乘時舉兵數日而有八

千之眾行逢與馬部眾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噪斬門

而入其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

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

十有八九鎬以單騎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信之

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喪楚地

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乃歸鎬卒於金陵

南唐書注卷五

南唐書注卷五



南唐書注卷六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  
 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常  
 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  
 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  
 食飲言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  
 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五代史曰全諷欲舉兵錢鏐適  
送吳故將王茂章於梁道過全諷請見其兵全諷陳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  
眾可當其下將耳非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終以此敗屯兵象牙潭楚人圍高安

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

按威慎縣人楊行密表為廬州刺史累官

鎮南節度使

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

蘇州不能下

資治通鑑曰乾寧五年三月周本救蘇州為兩浙將顧全武所敗九月全武攻蘇州

城中及援兵食皆盡刺史臺濠及李德誠等棄城走援兵亦遜全武遂陷蘇州追周本於望亭五代史周本戰

於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於越

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

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

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

行武王初命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為全

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

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

資治通鑑曰危全諷在象牙潭

營柵臨谿互數十里本隔谿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谿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

疎藉溺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揜全諷及將士  
五千人鈞磯立談曰本直擣象牙潭突其壘疾攻之

全諷少其眾且笑本率易殊不願答本先遣勁卒穿出  
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

建大將旗鼓徐驅而薄之全諷楚人亦遜吉州刺史彭  
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揜

玠資治通鑑曰玠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為吉州刺史  
後傳子匡時代立為淮南將秦裴所虜玠請降湖南

楚王殷表玠為郴州刺史江南野史曰彭玠者籍為  
廬陵人少好學道經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

羣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  
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儕屬燕飲而玠不

之召自往赴之見數十輩已會久之李不具饌玠知其  
忌已遂去偽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啗

玠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何  
必狎此鼠輩而聚飲啜乎其婦聞之曰請以箱匳之資

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有玠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  
至酒酣謂眾客曰玠不調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

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鐵  
為兵宰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唱召義師以自衛鄉黨

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玠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  
聞於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



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  
 起義師結連玠併攻之斬其賊酋眾盜奔潰傳聞其勇  
 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玠為吉州刺史玠  
 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耕禁人賭博時有數卒為竊玠  
 乃斬之於市而以令眾庶玠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  
 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  
 袁大蟲等十數眾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皆賴吾等  
 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玠竊聞之因雪寒伏  
 甲於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酒醉因盡殺之及楊行密  
 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玠乃強項不從慮勢  
 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為援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  
 仔昌虔州盧覽于等數州聚兵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  
 遣大將周本征之玠等逆戰於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  
 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  
 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鬼神每與兵掠寨劉則噴水調  
 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攻迨數年一夕劉死遂  
 戰不利棄寨而還玠夙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  
 退保朱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口幾千餘家入郴  
 衡馬氏以玠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莅縣邑迨十年而玠  
 死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曰有欲返江南  
 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  
 數百遮之寶光乃帥兵壯執大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



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陟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  
餘民皆至惟玠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玠既入湖南行密  
使掘其墳陵惟見大蛇長二丈許目信州刺史危仔昌  
未開遂殺之玠亦死一本玠或作盱  
吳越備史曰仔昌撫州南城縣人任新撫饒信四州刺  
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奔於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  
其本姓危乃更元因為錢塘郡宋元絳是其子孫  
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

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  
觀形勢本曰賊眾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未戰先奪氣

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

用爲信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吳越兵攻信州信州兵纔

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  
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稽神錄曰本刺  
信州時入覲楊都一夕遇私諱日獨宿外舍張燈而寐  
未熟聞室中有聲視之見火鑪冉冉而上直抵於屋良  
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浮埃覆物亦無他怪廣陵人傳爲異事  
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

款吳越備史曰璋本周儒黨降於我以從征董昌功被任授衢州制置使武肅王親餞江干徐綰作亂越州

客軍張洪等疑懼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璋璋納之丁章

叛於永嘉宣州田頽使其下招之璋因假道而遣王聞

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之事洩璋殺讓叛初王

命璋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王視西門樟樹謂左右曰

此樹不入城璋非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

吾蓄也至是驗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

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馬書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

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擊可勝乎越人躡我軍

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

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

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眾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

卿盧蘋往聘還資治通鑑曰蘋洛陽人吳主使蘋奉使

如所料歸言唐宗荒於游嚴可求預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

政嗇財拒諫內外皆怨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為雄

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  
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  
愛之性朴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  
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  
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  
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  
資治通鑑曰徐知誥以本位望隆重欲使帥眾推戴本  
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  
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  
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吳宗  
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  
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  
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

之濛遂誅死

馬書曰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眾至建康勸進

本媿恨屬疾數月

卒

資治通鑑曰本以不能存吳媿恨卒又曰本既勸進歸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豈能事二姓乎憤惋

而死

年七十七

本晚好飲酒樂施子或曰公春秋高

宜少儲積為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

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

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

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

金谿周氏家譜曰本初名延本

周匡子天祐初授行營應援使平危全諷轉百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西平王卒於南唐昇平戊戌謚恭烈夫

人陳氏封助

子鄴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

本為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困鄴躍

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



典親軍出為滁州刺史暴猛很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

以本故優容之

南唐近事曰業為左街使刺史木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昇元中金陵告災業

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

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

望既往亟使往業家語之

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

仁望恕之泊火息復命至

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

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

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

遠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為

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

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

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撫

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

國人大獲獎用業乃全恕聞

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

安慶府志曰周業周本子勇略果敢綽有父風尤愛重儒紳與

講民間疾苦賓接無虛日

官至廬州刺史有惠政士民

愛之青瑣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

南唐周業廟碑謂

漢末魏初之昇元六年卒

馬書烈祖紀曰六年春三月

日城陷為湖

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

周業為保信軍節度使留後

又嗣

主紀曰六年夏四月廬州周業卒

又嗣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

柴再用汝陽人始名存隸孫儒帳下與小校某者結為死

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並執存至詰何故反不對又問

曰與彼結死友反則同反耳公誅之復何問儒大奇之

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今名儒敗歸楊行密為

都押衙勇敢善戰所向克捷累遷光州刺史朱全忠攻

淮南自申州抵光州使人謂再用曰下我以爾為蔡州

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

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辱王威怒若先下壽州

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去及攻壽州不克渡淮

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常破吳越將

張仁傑於魚蕩先登陷陣恢復東洲是日交戰再用舟

忽壞長稍浮之僅得濟家人為飯僧千人以酬冥報再

用悉取以犒士卒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高祖建吳國

歷官馬軍都指揮使加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史官

王振詢其戰功曰鷹犬微勞皆社稷之靈余何功之有

報竟不

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為郎將為宣州巡

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圯不治吏云白田頔

唐書曰田頔字德臣廬州

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兒

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頔謀為多攻趙錕

於宣州鎧出東谿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  
及頽乘輕舸追之鎧驚遂見擒行密表頽為馬步軍都  
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  
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其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  
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  
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勸行密曰  
強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給仁義通好  
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即擒  
儒乃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  
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  
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  
日吏覬吾入獄耶又求池歛為屬州行密不許頽始怨  
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  
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  
宜東保會稽無為虛屠士眾也鏐曰軍中曉見鏐然公  
為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  
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能奪地者陳璋  
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史頽攻  
城未克鏐將濟江絕西陵為鏐將所卻圍益急是行  
密欲女鏐子鏐乃急遣元璩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  
為患必大請以子為質願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  
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頽



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縮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  
 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警百川不朝於海雖狂  
 奔漘漫終為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楊為大刀布  
 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頌請悉儲時單車以從  
 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頹絕行密  
 大募兵李神福繇汴而密頹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頹有  
 大功而反朕未明殺之諸將不為用頹遣其佐杜荀鶴  
 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頹所故  
 授廬州刺史以閒之頹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  
 無地矣頹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  
 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  
 曰頹反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  
 家在終不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破頹兵於曷山始頹將  
 上將等以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掩  
 王壇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掩  
 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掩  
 死明壇復戰敗於皖口頹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  
 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頹  
 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  
 二幟解甲而息追兵不敢嚮頹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  
 茂章收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之一瑾  
 誠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之一瑾志



槩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  
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  
章等不敢與角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  
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  
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額必反我不忍負人  
額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渡江  
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濠曰額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  
壇等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  
兵擊之壇走精神福旣以不戰困額額給言母病還至蕪  
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爲狹  
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入額輕之不復召兵與戰  
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逐兵爭逐北遇伏額大敗召蕪湖  
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額恚自料死士數百號  
爪牙都身薄戰濠退軍示弱士超墮濠殊死戰軍潰額  
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額首乃  
潰額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額母護免及鏐與  
行密合額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額死傳首至淮  
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額善  
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輅夏  
候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  
交辟不應額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  
夔知額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額不用行密使王茂

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  
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楊州市

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  
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  
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  
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  
中原復舊業羣臣多大言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  
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  
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來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元宗嘉  
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  
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纔羸卒數千樞密副使  
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

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給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  
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  
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  
冀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  
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  
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  
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殉

資治通鑑曰吳越遣丞相  
吳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攻常州修讓等先成福州與程有  
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克宏至常州蒙船以幕匿  
甲士於中聲言中書舍人喬匡舜使吳越今往迎邏者  
以告程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疑唐兵登岸徑薄  
吳越營晟不力戰縱  
據程帳程僅以身免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  
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

馬書曰常州有隋末陳杲仁祠  
杲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

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常州府志曰  
 存馘甚眾克宏奏封果仁為武烈大帝舉進士仕隋官監察  
 果仁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寇於長白山九年勤  
 御史隋大業五年奉詔討賊平洞寇大夫義寧間東陽婁  
 樂伯通叛眾十萬累官銀青光祿大夫義寧間東陽婁  
 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沈法興置酒鳩殺之後人憐  
 晉陵果仁娶於沈偵知其謀法興置酒鳩殺之後人憐  
 其忠祠祀焉於徐鉉武烈帝廟碑銘曰臣聞吳穹凝命  
 玄化下宰司契牧民之重授以聖功益謙輔德之明顯  
 諸神道玉燭景風之瑞所以報憂勤天時地物之妖所  
 以警安逸是以古之聖人覩災而懼因敗而成撥亂反  
 正之勳偃武修文之業延洪光大皆有幽贊者焉故禹  
 奠九州受倉水繡衣之命武師牧野接五車兩騎之神  
 或假靈於五將三門或取象於長庚北落奇怪恍惚歷  
 代有之然則潔粢豐盛崇名紀號欽明天意不顯陰功  
 元本政之然則潔粢豐盛崇名紀號欽明天意不顯陰功  
 烈帝所以禦災捍患光膺帝服人神合應豈不偉哉惟  
 帝才冠生民道高振古登賢能於鄉老論昭穆於本朝  
 若夫忠孝文武之風信智言行之懿提綱按部之績夷  
 凶靜亂之勤論道經邦之猷猷宮懸錫馬之寵忘身徇國  
 之節驚愚顯俗之奇固已炳煥丹青鏘金石用能高  
 標名祀大庇蒸民犧牲玉帛數有加於羣望備物典冊



禮遂得於眞王是知妙極無方數均不測告禎符於獨能雖通幽洞靈實聖哲之所務而問神語怪非典冊之攸先故揚摧而論蓋史臣之職也主上以功成弗處無德不報增封進號厥有舊章乃下詔冊贈武烈帝備名數禮也於是正南面之尊竊大壯之制龍旂鑿輅雲罕奕崇堂雉門兩觀之嚴左城右平之制龍旂鑿輅雲罕軒懸兼三代之盛儀抗五郊之殊禮與夫周人革命止陳玄牡之祈晉室主盟但用朱絲之禱報功之典不亦盛乎常州刺史何重貴初領前軍獨當強寇以忠貞爲甲冑以恩信爲金湯首挫賊鋒力全郡壘褰帷之任因以疇庸坐樹之風更成德讓皆足以光昭雅頌垂示來雲後之君子知天命不可以智欺大福不可以力勝幸災怙亂鬼得而誅背盟姦好人將誰與覆車斯在殷鑒匪遙類委士以爲師樹豐碑而紀事下臣奉詔謹勒銘云玄功不宰帝德無爲化機冥運羣動交馳必有神道鑒而董之董之伊何惟帝之職恍忽有象陰陽不測如岳降祥配天輔德保我蒸民莫非爾極偉哉閒傑多藝多才名馳八紘位重三槐祀典光啟王封肇開人思邵樹俗畏軒臺洪惟我后積仁累慶運啟再造功宣二聖金鑑在握璿璣以正陰陽旣和人神交應時災有數孰克違斯靈命自天疇能問之盜兵竊發玄貺冥期風雲鼓蕩氣勵殲夷蔣侯助順霍山啟道卑聽匪遠誠明則

到上曰欽哉享茲昭告帝服加尊大名紀號多壘既平  
連營既寧奕奕新廟崇崇百城民罔疵癘年斯順成庭  
有備物時殷頌聲禍福何常惟人所擇棄信毀義恃  
眾與力上帝不蠲明神是殛勒石嚴祠敢告萬國  
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  
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  
不痛惜謚威烈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為將徵古抑之  
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  
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為言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李簡上蔡  
人事楊行

密為親將會孫儒屯廣陵行密出兵拒之為儒所困幾

不得脫簡率敢死士百人拔行密出重圍有功歷官至

常州刺史累官武昌軍節度使加鎮西大將軍兼侍中

率徐知詢故簡壻也輒留簡親兵二千於金陵表薦

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時知誥輔政不許知詢大怒曰  
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吾妻族獨不得武昌耶由

是漸與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小過率置之死不知詰異

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顧曰孰敢毀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為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聞硯毀命銜至皆謂必死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亦不問會有烏逐簡噪避之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益喜之

江淮異人錄曰

董紹顏能知人嘗詰簡簡出諸子示之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雖貴然不若此平頭也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聞衙中語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郎君非善終者

彦思曰吾軍校死於事吾事耳何足言紹顏曰汝寧得死好鋒刃下後郡中火衙中亦為備造貯水桶軍人因是持桶刀為及長用為軍校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亂彦思死焉

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闔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然以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知勞馬書曰會連歲出師楚州地當供億民不知勞亦敬洙為之節度也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見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



軍節度使王進達領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達奉詔行

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

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出城除地為戰場日敵至吾

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

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達狼狽去人重其決南唐近事日建隆初

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

而鳴何日昔全吾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

翻然下食何掌中清異錄曰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

彭湘潔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檄掌公廚郡中

號為脯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

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南唐近事作太師致仕給全俸第門列

載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

衛上將軍諡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  
豕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  
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殪徐納  
弓歿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  
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伐吳用爲百勝軍  
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往來節度使當燕勞  
問遣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  
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

馬書作  
陽山人

故唐末任爲陝州

司馬從父愼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  
亂欲避地江淮全家祀愼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

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

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馬書作烈祖輔政以潯陽為封邑乃以延

翰為工部郎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馬書

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隸大將柴棐棐愛人戢下諸

將化之惟宣頗肆暴戾劉從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

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鞫罪

候徒為左街使皆嚴酷為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鞫罪

人罪無大小入無全者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

中炭肆相鬪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

為一秤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於市自是率以五十斤

不知何許人帥廬州所為不法常入觀廬人曰渠伊想  
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觀聞有罷  
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相見者皆將鬚相慶崇歸又  
徵埒鬚錢嘗為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為人死有遣當作  
水族者陰司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懶崇亦不慚時  
又有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始為小吏善伺人私捕獲  
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貓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  
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眾德柔本

南注六  
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倫然不附  
姦佞善守職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  
曰世豈乏士乃俾闡豎得弄  
文墨耶議遂寢論者韙之  
爲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

廷劾之強豪屏迹進禮部侍郎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  
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兼  
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爲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  
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  
領殆徧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年纔五十餘  
人猶以爲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爲國  
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  
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



母方孕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

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為昇州牙吏唐餘紀傳曰既長以

軍職隸先主左右與周宗曹棕俱為先主親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

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馬書曰義祖入誅瑾

黨騎將李章素善瑾與同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仁裕監斬壯其言聞

於烈祖釋之後累建功至虔州節度使為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

十唐餘紀傳曰先主鎮金陵仁裕猶從幕府周宗啟禪代宋齊並問之先主請斬宗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

裕邀徐玠共爭宗獲免因與玠定議決日行禪召宗復本職且諷李德誠周本等勸進馬書曰烈祖以女妻

之是為興國公主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

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政寬簡廉

平甚得民心唐餘紀傳曰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嘗宴勳舊於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數恩

命與本及李建勳等未幾復宴齊王及宗於崇  
英殿獨仁裕與俱道舊為樂他將相莫得預  
昇元六

年卒於鎮

徐鉉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扶風馬匡公神道碑銘曰夫道

被萬物處其中者是為賢人功濟橫流讓其先者方稱  
君子施之則開物成務與廣業而同歸卷之則保族宜

家垂令名於必大是以長沙吳芮繁祀邁於三雄南陽  
賈復賁寵隆於四七歷代已降靡不由之迄於我朝則

扶風公其人矣公諱仁裕字德寬其先扶風人子孫或  
從官於徐方今為彭城人也粵若萬邦作又益有佐禹

之功因封受氏奢有卻秦之績公侯必復關西靡孟起  
之威文武未墜南郡被季長之德存乎譜牒無俟闡揚

曾祖某祖某皆以鹵莽之氣當屯蒙之運不履王侯之  
事歸全父母之邦考某少負雄名為武寧軍裨將才高

位下厥用弗昭累贈尚書右僕射傳曰有明德而不顯  
當代後必有興者故其餘慶集於我公惟公克稟粹靈

夙彰奇應方娠而神貺協夢既生而異氣充庭宗族相  
驚閭里交慶識者謂之曰不意英物復鍾此兒天將啟

之馬氏為不朽矣長而爽邁轉以博聞善無常師器以  
虛受乃皇圖中否赤縣淪災戰國縱橫爭求策士孔門

堂奧半作家臣公負先見之明審擇君之義舉旗沛澤  
即授中涓定難京城仍參主簿而上方從歷試允懋臣

功經綸草味諮訪遺闕公親侍左右日奉謨猷能知四  
國之爲且掌賓客之禮勞無伐善夙夜不離於公美則  
歸君議論莫窺其際出入二紀懋肩一心車服以庸寵  
祿來假乃升朝序乃掌禁師以佐領軍將兼總丞相之  
兵衛申令惟一任眾惟睦推以恩信先之勤勞周廬旣  
嚴軍士以簡考績稱最帝用嘉之遷檢校司徒遙兼宿  
州刺史夫千騎之長可以圖功百城之權可以觀政中  
外迭處抑惟舊章卽授楚州刺史本州團練使旬服之  
際邦賦是繁長淮之衝戎寄爲急公奉揚王略遵舉詔  
條人不易方計日而治徵爲右衛大將軍復領舊兵以  
衛相府董齊之略有踰於初明年改右金吾大將軍以  
扶風縣三百戶爲封邑執金之職歷代雄重縣祀虛位  
公首居之內訓卻非之士外察苛留之禁熊羆宣力輦  
轂無塵及上允膺內禪光啟建業寺府軍衛半存舊京  
委公留臺右師俾率東夏卽遷檢校太保改右天威副  
統軍進爵爲伯陝服從入公有力焉及參告類之儀益  
光求舊之舉寵開幕府遙領徐方進封侯郡定食千戶  
左輔之地王業所基藩屏京師惟公攸賴乃移使節往  
鎮京口公慈惠著於郡國威德洽於士心由是齊人向  
風暮年報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廬州節度觀察等  
使自南北分隔戎華交馳合測之郊常制衝要故有台  
階之命以增外闔之威公於是謹斥埃審號令習組練



之士則聲如颯颯嚴堡障之備則勢若山立虜不內犯  
 邊是以寧而察俗之方如南徐之理方當矢謨帷展溝  
 伐關河渡江之誓既陳斥澗之舟已具嗚呼良圖未展  
 早命不融春秋六十有三昇元六年閏三月五日薨於  
 廬州公署上省奏震悼廢朝三日卽用玄甲之數式擬  
 鐵山之功給於官司臨以中使奉常以視履考祥之義  
 循貞心大度之美詳協公論易名曰匡卽以其年四月  
 七日備鹵簿儀衛葬於廬州合肥縣鄉里禮也公娶同  
 郡萊氏封彭城郡君麗農李之華親采繁之職理內協  
 鵲巢之詠從貴有魚軒之華某年月日先公而逝嗣子  
 右弓箭庫使光庭東頭供奉官光祚閣門承旨光紹皆  
 稟義方無忝遺烈家承膏梁之後而恭順克修職口紈綺  
 之閒而雅素自若君子謂扶風公其有後乎夫碑頌之  
 設有自來矣琬珍之細既垂於茗華盤盂之微又參於  
 警戒若乃道合天眷忠存王家累輔翼之功而鐘鼎之  
 報罔闕享將相之賞而帶礪之誓弗渝時無間言沒有  
 餘位故其宗廟之紀金石之盟昭示來茲不可誣也小  
 臣不學奉旨刊文庶使計功稱德代遠而愈信披文相  
 質事久而彌芬峴首之懷靡盡昆吾之烈長存嗚呼哀  
 哉其銘曰益作朕虞實曰元凱崇基締業明德攸在維  
 趙於藩封移族改祚實刊山源長巨海因枝別代胥渭  
 來遷道德絳帳勤王跼流光襲祉映後昭前懷黃結



紫著簡成編誕發材英肇惟明懿鼎角膺奇龜文履異  
博容汎愛入孝出悌運有屯蒙器無凝滯爰初發迹雲  
從潛泉濯纓職幟拊翼中涓良驥處服忘歸在絃樞機  
言行無競維賢繼綵從君匪伊履屐勤步前及周旋陛  
戟居國必聞在身無擇帝授允諧胙乃丕績惟彼淮泗  
疆以獯夷維此京浙續以邦畿封淮表浙惟惠惟威椒  
蘭在俗轅轍興思羣舒待理獫狁孔棘帝謂侯氏纘服  
新恩式固爾猷惠此廬國乃陟台階俾藩於北龍旆四  
牡鉤膺鏤錫命服有燁光聲載揚獷狁耳蚩毗嚮方  
上儀象物下謐飛蝗梁木或顛通川有逝長城既嚴哲  
人永瘁像著雲臺風存遐裔輟春盡思瞻山隕淚信結  
殊俗悲深上景丹碑既刻烈鼎書勳祁連不泯庸器長  
存丕顯百代  
惟子有臣  
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  
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遂輔政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  
長者獨退安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諡曰

匡仁裕有子文義馬書曰文義以廕授于牛備身建州  
之役隸祖全恩為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庫府爭  
取金貝文義獨取民籍歸幕故建雖經亂民皆安堵文  
義與有力焉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

將軍業女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

按游恭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為鄂

州杜洪掌書記洪死歸吳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常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妥時輩稱之有小東里集三卷廣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東里集四卷

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參軍典元帥府

書檄遷觀察推官

馬書作巡官

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

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馬書曰守職恭恪國家之事非其任者未嘗肯言

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

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眾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

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温篡弒

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怨

忿謗讟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  
執團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  
吳越王怒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  
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慙爲干牛備  
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  
爲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  
臣不忍去帷幄馬書曰辭以不能事少貴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  
後福意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尙書知  
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  
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徐鉉游簡言左僕射平章事制曰門下昔在  
明王膺圖嗣統雖復格天光表繼文下武猶



曰實相以濟又曰克艱厥臣矧惟寡昧籌咨庶尹若乃承弼之重毗倚之隆詢於具瞻敢或輕授游某世濟文雅挺生公器中興之始即為辭臣重熙在運亟更近署忠為令德實浮於名藹然直聲允洽時望先皇帝省方展義分命羣司藉爾重臣輔予小子直躬無避正辭不諂翊從行闕克申其勞至於受命交兵之間抗節履危之際繇義以濟知無不為此皆古之所以為艱予之所以嘉尚者也間歲出於獨斷命長南宮議者但高其盡公之誠未許其理劇堅夙夜之節以率其勤請託不行紀綱自舉羣議由是咸伏六職以之孔修風雨不渝始終一致實為國器想見古人而躬親簿領之間遠成勞勩從容廟堂之上未盡謀猷疇庸之典予所多媿是用命作左相陟茲鸞臺進金紫之崇階典圖書之祕府勳爵井賦併示寵名於戲釋細務足以導節宣之和參大政足以暢彌綸之業繁爾致君之效成我知臣之明往維欽哉無假多訓可疾已篤不及視

事卒年五十七 唐餘紀傳曰簡言徒以舊人薦登揆席在位循默充位而已卒年五十六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

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



歸吳越

五代史曰王景仁廬州合肥人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

以身先士卒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於青州師範乞師行密遣茂章帥步兵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爲

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茂章度寧兵已

困乃出戰大敗之斬友寧全忠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其怠毀柵疾戰酣退坐

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全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

天下不足平矣汴兵又敗茂章還軍汴兵急追之茂章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覆山下留軍不

行解鞍而寢虔裕大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遂戰遇之茂章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乃行虔裕遂戰

死茂章得全軍歸楊握自宣州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渥索帷幕及親兵以行茂章惜不與及渥襲王位以兵

攻之茂章奔於吳越避梁王全忠家諱改名景仁後歸於梁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

山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彥能以帳下當從使家人泣而去後卒於汴贈太師

扶其母已俟道左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

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眾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齎甚厚然彥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語烈祖資治通鑑曰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温第四子爽悟善文知訓輔政無所醞藉温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烈祖自潤

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  
祖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太平府名勝志吉祥  
院黃山谷記云江南李昇初為徐温乞子徐知訓不能  
容置酒伏劍士欲殺之誥起走匿此院北山間古松下  
以免及昇有國更名永壽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  
陳忠肅帖中亦曾及之

彥能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

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資治通鑑曰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温賞之復

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為環衛遷至天

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

彥能請築隄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為

饒州節度使徙信州馬書作饒信二州刺史又徙建州留後撫州

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

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



知彥能乃西班牙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  
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  
十八子衍事後主為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苑見知擢  
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亡入朝仕至兵部郎中直祕  
閣崇文院檢討潭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弈不  
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書

隴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江鄰畿雜誌李後主於清微殿歌樓上春寒冰四面學士

刁衍起奏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

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

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

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金陵新志曰衍

昇州人江南平李昉扈蒙在翰林勉衍出仕因獻聖德  
頌於朝復故官七年不遷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淫刑  
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禁止之上覽疏甚悅  
一統志曰衍從李煜歸宋授太常太祝出知桐廬縣應



詔言事上諫刑書累遷殿中丞歷知婺光廬湖州衍在  
南唐家富服飾極侈靡歸宋以純淡夷雅知名子湛湜  
渭及湛子釋  
約俱登進士

南唐書注卷六

南唐書注卷七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

唐餘紀傳曰或云溫族子也

事帥崔洪為軍吏

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西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為小校

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狠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

其善事人引為副使

唐餘紀傳曰為溫行軍司馬

遂見親狎玠挾宿

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祖疏財結士不宜久

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

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至是察知詢必

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

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

祕計唐餘紀傳曰周宗自金陵至東都以禪代事告宋

罪宗嫌議非出己功歸他人耳今天人之望已協如斬

宗誰復倡言者且業成在一旦而敗於齊正一言非計

之得也不可先主大悟然以阻齊正不得已黜宗為池

州副使未幾玠與馬仁裕等定議召宗還金陵復舊任

仍諷吳重臣李德誠周本等奉表勸進玠與吳攝太尉

楊璘奉禪詔至自廣陵資治通鑑曰羣臣爭請改府

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玠曰

陛下自應天順人而諂邪之夫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

可從也唐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馬書

主然之唐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馬書

妻楊吳武王女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子義祖攻宣州

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

仇為夫及觀舊治乃感憤卒向也不能即死以全節又

貳於新人而懷其舊徒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



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益貪鄙所至人患苦  
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為笑  
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  
虔州有功為人重厚沈默烈祖愛之用為神武統軍出  
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日以公威略  
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備保大  
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

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

善守亦審思遺績也

鈞磯立談曰審思守壽春躬率士卒繕完城塹樓櫓渠答色色整飭

或謂其懦審思笑曰兵固多變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

使水兵奪城中水道穿浚所從入每礙於角勒不得進  
又為棚車載兵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焚之立盡  
又為地道潛攻向城而隊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  
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去行未數里而審  
思先為潛機載勁卒行地中繞出北兵前曳薪揚塵盆  
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愕眙皆以為從天墮也審  
思又發懸門出眾卒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  
壽春不受圍向日椽史拜而言曰將軍天人愚不能及

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

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

後位兼將相始終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

唐餘紀傳作崇安

李德明失其家

世鄉里保大中俱為尙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  
資皆浮躁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為鍾李時魏岑已斥  
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為惡則合若

符券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捷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  
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  
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白謂君  
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  
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  
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  
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  
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知其欲以口舌游說  
大陳兵衛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  
於他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  
何禮也今又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不知朕

歸語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

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

五代史補曰世宗既

下江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僞主主惶恐命鍾謨李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辨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爲鹿項道以湊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羣癡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

告歸

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

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

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

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盡獻江



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

宗惡其言宋齊王力詆割地為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

悅敵不可赦唐餘紀傳曰時同歸使臣王崇質受宋齊王旨與德明異詞陳覺等激怒嗣主曰德

明銜命出使不能伸國威通鄰好而顧輸情於敵宣國之弱且請盡棄屏蔽是賣國也德明佻薄

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壤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

宗益怒遂斬德明於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孫

忌之死謨亦在召中得不死貶耀州司馬馬書曰謨在耀州以詩貽

州將略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及元宗割地

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京師授衛尉卿賜

黃金五百兩遣論指於元宗馬書曰謨於還國作詩以獻略云三年耀武羣侯服

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  
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閒其君臣也元宗  
果銜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為世宗聽其言江左可藉

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馬書曰世宗每

遣使至必以為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事靡不預

之勢燄赫然宋齊王陳覺李徵古之死皆出其計又請

雪德明罪贈光祿卿諡曰忠太子弘冀參總庶政謨薦

其客閻式為司議郎百司關啟必由之俄世宗崩資治通鑑

日唐主遣謨入貢世宗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

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為仇

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

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  
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  
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謨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元宗遇之寢薄初李德明被

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  
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  
候謨素與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  
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  
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  
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  
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親乃言  
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  
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  
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  
人卽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



語皆悽愴巒出爲宣州副使元宗十八年正月聞宋受

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與孫忌使周忌

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

馬書曰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

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謨尤好古碑奉

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跌大碣半沒

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

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南唐近事曰鍾謨性

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

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祖秦每見道旁古碑

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

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

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塹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

謨欣然解衣游泳塹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

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

得舊錄本就塹較之無一字差誤謨有女感家禍不嫁

爲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

洞真宮召守一爲道職云建寧府志曰鍾謨字仲益

其先會稽人徙居崇安之會仙里博學多識善爲文南



唐主景愛之擢為吏部郎中參預國政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使周留不遣會南唐以蠟書誘周將坐貶耀州司馬召拜衛尉少卿尋遣還唐為禮部侍郎數使周往來傳命三省之事悉預焉唐主困於用兵謨請鑄永通泉貨遷知尚書省事因議太子及請令張巒巡徽都城積怒唐主貶國子司業流饒州尋殺之廢永通錢謨嘗鑄鐘施僧寺人言鐘成謨破後果驗弟訓南唐知尚書省事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建州司馬弟潭將仕郎太常奉禮郎知崇安場事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

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理

司直馬書曰從至金陵為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

郎益見獎遇

馬書曰每從容奏事  
烈祖以為有識量

遂直中書省參掌詔

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  
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  
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  
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  
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  
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正惡  
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正出鎮召為  
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  
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  
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為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

宣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

南唐近事曰夢

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日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日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

也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

求為長史拜戶部尙書知省事夢錫恥為小人所薦固

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已卒文致其閨門罪

馬書曰夢錫無子以婿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為一空奏黜繼沂於虔州貶饒

州圍練副使

釣磯立談曰夢錫性獷直初升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悠嘗試之說聾瞶朝聽

夢錫大驚發狂歸杜門旬外又數年復還朝乃上表歷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

以其語太忤奪官徙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

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

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



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歲

玉壺清話曰常夢錫文章詩筆精贍合體然懶於編收故

無文集方與客坐奄然而卒前數日謂所知曰齊王陳覺輩敗在朝夕吾恨不能延數日之命俾吾目見然先主在泉下俟數子之誅果卒不久齊王雉經於青陽陳覺李徵古殺於鄱陽道中

後逾月齊王

黨與敗元宗歎曰夢錫平生欲去齊王恨不使見之贈

右僕射諡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

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

論齊王輩

唐餘紀傳曰時馮延巳內主齊王以取中原之策說嗣主由是有寵日與其黨陳覺魏岑

輩抵掌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常夢錫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元宗辨博曲為解

釋夢錫詞窮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

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後公卿在

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



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耶眾皆默然散每公卿會集

輒喑鳴大咤驚其坐人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

正人許之雖仇讎不敢訾也出鈞磯立談曰上巳日朝貴

朝事者夢錫暉日載手曰諸公平日每言致君如堯舜

今反自為小朝耶徐鉉故朝散大夫守禮部尚書柱

國河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公行狀

曾祖不仕祖泓邠州宣祿縣令考修成都府戶曹參軍

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曹貴里常夢錫字孟圖年六十

一狀曰公字量恢弘識度寬廣質重有氣博學多聞初

舉秀才值世亂不克隨計西州羣后羔鴈交辟累為秦

隴諸郡判官岐王茂貞據有扶風傳國二世承制除公

出鈞磯立談曰上巳日朝貴

出秦淮游讌坐中有詆大

徐鉉故朝散大夫守禮部尚書柱

賜紫金魚袋常公行狀

考修成都府戶曹參軍

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曹貴里常夢錫字孟圖年六十

舉秀才值世亂不克隨計西州羣后羔鴈交辟累為秦

隴諸郡判官岐王茂貞據有扶風傳國二世承制除公

寶雞縣令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驟更公審

擇木之所宜乃瞻鳥而來止烈祖肇基王業物色異人

得公甚喜授大理司直今上初秉機務慎求實從公實

預焉允塞時望既受禪遷殿中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

寓直中書預聞機密周慎詳敏冠於當時烈祖深器之

擢拜給事中封駁奏議無所顧憚由是始為當塗者所

疾今上嗣位恩禮甚優公以發號之初四海瞻望機微

所慎宜在斯時盡規極言如恐不及於是大忤權貴貶

八

八

八

八

佐池州明年徵為戶部郎中復拜給事中仍充翰林學士知貢舉天子以典司詔命最宜親密乃別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先朝選授公為稱職俾以內任專掌是司秋霜之操歲寒不易凡敢言之士皆依賴焉甲辰歲諫臣皆貶公亦罷院事公深維君臣之義思全進退之禮稍儲伏臘將卜優游又除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文理院為司聰之寄以公為文理院學士取旨公以椒蘭不雜絳灌方隆從容中道守正而已明年以疾固辭乃遷戶部尚書領商州刺史上以公問望夙重足以坐鎮雅俗強起令知省事而病久不復公私廢失為宰相所劾坐貶饒州上以羸瘵憂之詔留東都以便醫藥踰年小愈徵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改禮部尚書戊午歲冬十一月方與客談奄然而逝主上念藩邸之舊追亮直之誠罷朝悲悼贈送優渥以嗣子方幼詔中使監護其喪惟公誠純性剛文高學富詞賦典麗而執筆甚稀名理精覈而吐論甚簡多識故事洞明政體白昇元中至保大之初便蕃密勿有犯無隱門絕私謁出則詭辭獨見先覺邈然靡及政先古義而時方尚權論舉大體而人口捷給彼眾我寡故不能克主恩方重莫果歸田之心世路未夷竟鬱濟時之用恥為狷介之行以邀暇察之名畜伎樂飲醇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啟手足之際無呻呬之聲古之達者正當此耳不以名法之學獲選

正門固非良史之才曷記賢人之德庶為實錄以俟易名謹狀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

馬書作北海人

虛白隱居嵩少著書

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宋齊

正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正不平欲窮其技能召宴

設倡樂弈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

半醉命數人執紙口書筆不停綴

馬令書曰齊正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

玩肆多方撓之虛白

俄眾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談笑獻酬筆不停綴南唐近事曰虛白嘗對客弈碁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

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

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眾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

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虛白說宋齊正

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

正謝日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 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定大



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

鈞磯立談曰烈祖曰江南如覆

中父老語劉德輿曰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

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馬書

日虛白說烈祖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

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

屈指烈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

署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烈祖不能從虛白乃

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

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南唐近事曰清泰

於潯陽落星灣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

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

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南唐近事曰當時元宗召見

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

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



山南唐近事曰保大末淮南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

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鳥無知

尚交游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

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

得谿居詩一聯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

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

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

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

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

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

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南唐近事曰虛白

其子每遇節序修奠蒸紙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自滅遂不復祀孫温宋天聖中

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愛之追號虛白冲

靖先生虛白之子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

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

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

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

醉或為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

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弔伐李

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為王臣大何者而私自怫鬱

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

如無奄斯人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

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  
呂之至議則波濤之窟語也隨意所適聊復疏之於紙  
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温成  
誦於口麤以存其梗槩云吁文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  
之才媿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時有朱遵度青州書  
生好藏書高尚不仕間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  
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於世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唐詩紀事曰彬唐末

遊湖湘隱雲陽山十年餘與虛中齊已貫休以詩名相  
吹噓又與韋莊杜光庭倡和皆蜀人也疑其曾入蜀  
丹陽縣圖經云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又七里為好神仙  
沈山南唐處士沈彬所居今廣孝寺即彬居址

喜賦詩句法清美雅言參述云彬常夢錦衣貼月而飛  
識者謂身不入月不及第也馬書

日彬與僧虛中齊已為詩侶迄不遇乃歷名山治方術  
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因獻

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江  
南野史載彬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與此不同

宋藝文志有沈彬閒居集十卷全唐詩話曰彬字  
子文高安人也天性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

舉為約常夢著錦衣貼月而飛識者謂雖有虛名不入  
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省卷夢仙謠云玉殿大開

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悟金鞭  
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

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簫管  
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卻憶

上清遊第三舉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卻為文皇再讀  
舉四朝風月鬢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卻為文皇再讀

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劉象孤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覽  
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劉象孤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覽

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彬乾符中值駕遷三峰四方多  
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江南爲命吏部郎中致

仕彬詩有九衢冠蓋暗爭  
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烈祖輔吳表授祕書郎與元

宗遊馬書曰入輔吳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馬

日禪代後絕不求進高  
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

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

子何不一往故來元宗命母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祕

書郎正字馬書曰彬工詩再過金陵云玉樹歌終王氣

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云岸柳蕭疏野荻秋都門行

客莫回頭一條霸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

於士大夫又高安縣志載彬句有數家  
漁網疏煙外一片殘陽細雨中人爭傳之彬先歲嘗策

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  
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



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

南唐近事

舉棺就之廣袤中度

臺上有漆一益塘頭獲一銅牌上有篆云佳城雖已開

雖開不葬埋漆鎧猶未蒸留待沈彬來高安縣志曰

彬墓在縣城西五十里五代史補曰沈彬宜春人能

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

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麾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

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

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錡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

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

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

一旦為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

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

恐非祥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

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

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

葬之時人異焉南唐近事曰居數年彬卒諸子將起

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

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復違

吾言禍至矣詰朝乃依遺命楊慎詩品云唐沈彬有

詩二卷舊藏有之其入塞詩云年少辭鄉事冠軍戍樓

十二

閒上望星文生希沙漠揜驕虜死奪河源答聖君  
敗兵眠血草馬驚冤鬼哭愁雲功多地遠無人紀  
漢閣笙歌日又曛此言邊塞之苦郭茂倩樂府亦載  
之而字句不同其本集所載為勝特具錄之  
次子廷

瑞有道術嗜酒卻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

數百里棲林路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

知所終江南近事曰第二子道者亦能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於襟上衣道士服辟穀狂率嗜

酒罕接人事江南野史曰廷瑞常遊守宰門呼為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坐一日因醉至戲之曰

沈道者何日道成廷瑞應聲奪筆就几書曰何須問我

道成時紫府清霄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

俗爭知後卒於玉笥山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視其墳陷裂寸餘

陳況一作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十國春秋曰孤貧力學積

書至數千卷慶弔衣食乏絕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

未成章已播遠近江南野史曰況有詩數百首骨格強梗出於常態元宗聞其

名召見

馬書曰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鞞進止閒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

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固不受

況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宴爾乎答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下有寧馨事及就徵或問

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禪院曰婦人年少何可不防閒對曰肩錮之矣曰如水火何日鑰匙亦以付之

其漳朴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

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白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

江州士曹椽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時又有黃載字元吉其先

江夏人世為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為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

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就仕則曰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則曰

天下分裂終合為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孱於宋而載乃安處正園人皆以

為先知會母卒廬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



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性頗嗜  
 酒常置罍缶興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  
 獲貲鏹飲獸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復喜  
 遊市肆當鑪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  
 貧民每出入城郭小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  
 媪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緡死  
 於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  
 一夕白城醉歸聞嬰兒哭莽中載自脫衣裹歸獲一女  
 以賄購乳於鄰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擇所配竟  
 不知誰氏因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為人竊取  
 載笑曰彼無貲者將藉此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  
 生醪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  
 伏如夢載以己緡償諸生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  
 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俸夏中正為作犬羊仙序天禧  
 未卒年七十又衷愉江西寧都人本哀姓仕國改姓  
 喪官至檢校禮部尚書國亡去官歸山野服黃冠以琴  
 書自娛又朱真江南處士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  
 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耳徐鉉歸  
 宋後時述其言如此又鄭元素京兆華原人少習  
 詩禮避亂南遊隱居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采薇  
 食蕨絃歌自若構椽翦茅於舍後集古書至千餘卷元  
 素温韜甥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



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

之西山不知所終

江淮異人錄曰曙蘄州善壇觀道流也人謂爲百歲實不知其年步行日

數百里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淮上兵興人以爲預知後過江居於永興里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

豹隨之人罕見者及卒  
數日方歛徧體發汗

陳陶嶺南人

晁氏云字嵩伯鄱陽人唐餘紀傳曰劍浦人世業儒性沈敏博學善屬文於聲詩

歷象悉精究常以台鉉自負

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

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

唐詩紀事曰陶居南昌之西山江南後主即位知其運祚衰替

以修養為事

名勝志曰東湖之東有黃園林其南崖為陳處士園後唐閩人陳陶於此植花竹種蔬芋兼植

柑橙課山童賣之為詩云高步南山南高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山資近又足僧貫休贈詩云有叟傲堯日髮

白肌膚紅妻子亦讀書種蘭清谿東白雲有奇色紫桂含天風即應迎鶴書肯羨于洞洪陶後住居西山故休

詩及之北夢瑣言以高步南山詩貫休所作

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

耳馬書曰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王秉政自料與不合乃築室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齊王出鎮

南昌陶志不屈而齊王亦不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間釣五谿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

皇家結網疏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晚相善嘗以詩貽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江南野史

載陶詩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  
海錄碎事曰陶以詩名兼釋老學自號三教布衣 保大

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

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

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偽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喜

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

藥陶與妻曰鬪而餌之不知所終元宗至南都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

故者遣使問陶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爾元宗歎

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崩遂絕意仕進二子小字

祖黎陶常有詩云磻谿老叟無人問閒列祖黎教六韜

蓋指二子也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

馬書曰陶後以修養煉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  
嬾龍虎成來印綬疏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由月  
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  
亭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

千年惟有徐君播青史麗情集云嚴尚書宇真豫章

遣小妓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為詩曰蓮花

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

神女下陽臺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如月老大心情薄

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媿卓文君藝文後主時

志陶著交錄十卷馬端臨經籍考云集十二卷

南昌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

市鮓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

神仙傳曰藍采和不知何許人每城市乞索持大拍板

振鞋蹋歌云蹋蹋歌藍采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

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事更多朝騎

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人以錢與之或贈貧人

或與酒家周遊有自兒童時至班白見之顏如故後蹋

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輕舉雲中擲下鞦帶腰帶拍

板冉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

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又江左異人錄建康府城之東

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惟什器一兩

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去乞匄亦不歷街巷市井但人



寺觀遊覽而已人頗知之巡者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因觀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門西南內至張謀果園人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則觀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遂白官司發物視之則熟寢於室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

江南野史曰九江湓城人祖禰不仕以儒道自高

烈祖

輔吳表為祕書郎夢孫數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

小試於治民後已求為縣令是時士客於烈祖者率以

利名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初為不情不許求不

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

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何傷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

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然有怪并出

馬書曰禮上之

夕若數十人傾倒  
几案叫嘯甚喧  
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

事於此鬼神有祠廟  
且壟胡不各歸其所  
吾行不欺暗

室奚畏君等語訖  
皆斂迹鈞磯立談日既夕果有魅呼

呼曰江夢孫速出  
夢孫臥答之以喏  
乃整朝服秉執出

戶爇鑪奠爵而祝  
曰不知何人輒敢  
召縣令夫為民

長必有正廳以衛  
羣吏汝或為神  
必當受民祠祀豈得

非禮與王者主宰  
爭居官府日月  
昭晰吾當奏白雖後

悔其可及乎由是  
聞然不復聞靈響  
矣南唐近事曰

夢孫下車日升正  
廳受賀訖向夜具  
香案端笏中坐誦

周易一徧明日如  
夢孫治縣寬簡吏  
民安之江南野吏

常理事蔑爾無聞  
夢孫治縣寬簡吏  
民安之曰夢孫為

天長令見官槽有  
馬問之左右對曰  
昔部民互競前政

未能區別遂繫於  
官夢孫曰吾聞管  
仲之馬識道王使

之馬知故第命逐  
二馬郊外視其所  
逾年棄官去縣人

如馬奔數十里果  
入一家訟遂息  
逾年棄官去縣人

號泣送數十里還  
家江南野史曰夢孫初解天長歸有

食恐盜疑不食乃  
對之先飲七甌并  
啗數鸞然後與盜

食食畢罄室所有  
畀之既行遺一鼎  
蓋夢孫追與羣盜

盜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賣君子是夜還置  
所剽物於門外而去夢孫啟戶一無所失  
事繼母盡

孝早暮潔衣冠視膳饕母食既徹為諸生講禮  
江南野史曰夢

孫說釋經義有徒請之曰詩云兄弟鬩于牆將鬩于內  
方禦于外耶夢孫徐答曰此疑鬩字疑竹簡訛缺傳者

耳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

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

### 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即沽酒

馬書曰時彭會好茶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  
碗毛氏傳經酒半斤嘗宿於酒家大醉誤坐鑪灰主人

出之翌日尻嘗醉臥道旁有里正馬書作里掖起之炳

痛訊之乃知  
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馬書曰毛

炳不干於張谷張後居南臺山馬書曰聚生徒數數年

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馬書曰有詩集傳於世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氏馬書

曰名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

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齋金帛甚厚玄寂

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

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並不見江河

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南唐書注卷七